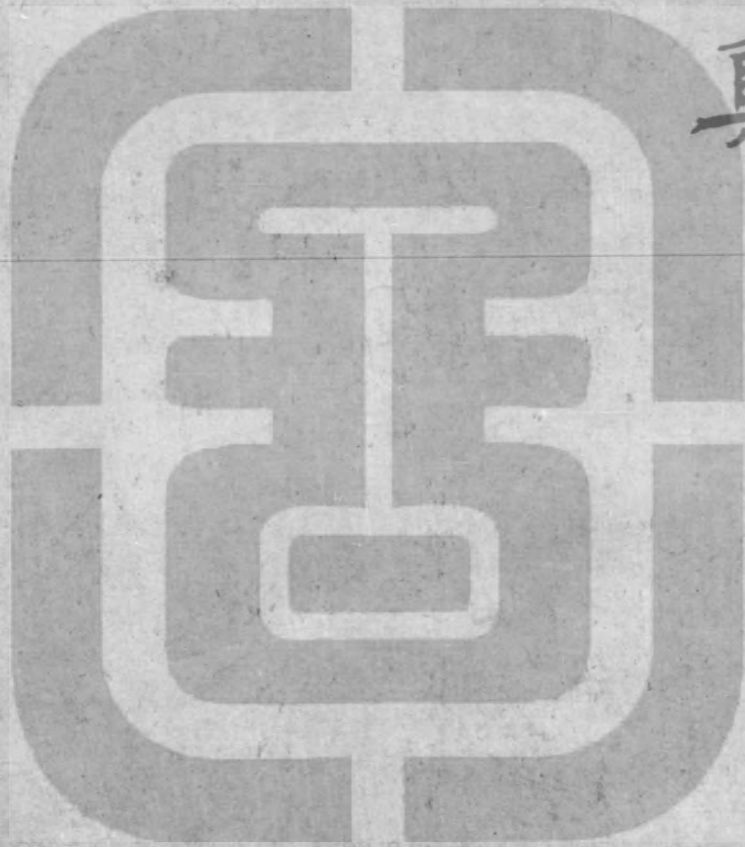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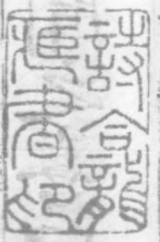


中  
筭  
集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十六

元 劉敏中 撰

碑三

敕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商議福建等處行中

書省事贈榮祿大夫司空景義公布哈爾神道

碑銘

有元大德三年冬十月某日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商議  
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事布哈爾薨于京師詔賜中統寶

鈔二萬餘千緡以駟傳負其櫬歸葬泉州命有司議贈謚撰墓碑而其文以命臣敏中臣謹按禮部事狀公本名色迪克西域人西域有城曰哈喇哈達其先所居也遠祖從西洋西洋地負海饒貨因世為賈販以居父布哈爾幸得西洋主使與諸弟齒弟有五人哈爾稱六弟俄總領諸部益富貴侍妾至三百人象麻黃金飾稱是布哈爾歿公克紹其業王益寵凡召命惟以父名故其名不行而但以父名稱焉聖朝之平宋也公聞之喜曰

中國大聖人混一區宇天下太平矣盍往歸之獨遣使以方物入貢極諸瓌異自是終歲不絕復通好親王阿巴噶哈斯二邸凡朝廷二邸之使涉海道恒預為具舟楫必濟乃已世祖熟其誠款至元二十八年賜爾書命某部尚書阿爾班侍郎拜特穆爾列名往諭且召之公益感激乃盡指其妻孥宗戚故業獨以百人自隨偕使入覲既見世祖加慰諭賜以錦衣及妻廩之公館所以恩遇良渥聖上嗣位特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高議福

建等處行中書省事累賜以鉅萬計而寵數益隆矣至是年來朝遂以病薨享年四十有九賜妻蔡氏先公卒再配某氏子男一人女二人公薨之始上未知問左右布哈爾疾愈否左右以對上惻然久之曰彼遠人今若是良可嗟悼於是有葬大贈謚碑之命有司議贈榮祿大夫司空謚景義公其賜妻曰靖惠夫人制可勅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給其所賜寶鈔且董其葬事仍別降綸旨護其家無敢陵犯上且曰使彼俗聞之寧亦喜耶蓋上

之所以重遠人而公之所以獲上意者如此臣竊歎惟我國家列聖相承以至仁遇九百以至誠待羣下自甸服要荒至於寡孤獨無所遺自大材殊勲至寸長微勞無不錄靡乎如天地之成萬物而其發育斡旋之妙莫知所以然浩乎如江海之下衆流而其溥蓄涵泳之大莫究其所極人生于其間油油熙熙無有小大外內罔不得其所欲故智者罄其慮勇者畢其力能者竭其才而賢者成其功是以治效之盛歸魏煥煒直與三五

比隆而版圖之區聲教所暨者過于漢唐遠甚仁之  
洽誠之格也嗚呼山海遼絕之俗木石崎嶇之人得一  
觀國光霑聖化以識夫乾坤日月之大全誠千載一時  
也而公輟能慨然感固陋之習審去就之義抗剛忠之  
節會休明之期用能荷恩兩朝登庸貳相沒則有謚塋  
則有碑生有餘榮死為不朽矣彼有取舍不明以險自  
欺甘于僻左幽昧泯泯待盡者視公為何如哉臣既述  
其行乃作銘曰

皇元聖德叶卑高風霆作威雨露膏善良子愍愍苗孺  
分此薰蕕辯松蒿四門廓達登夔臯暨百執事皆英髦  
干戈載戢弓矢橐氛祲不作絕兵燹龐恩汪濊逮不毛  
丈夫犁鋤婦蠶繅王風熙熙物囂異方詭俗多繹騷  
睚眦戈戟聲哮晷天狹地窟不可逃安得大化歸甄陶  
偉景義公乃人豪起望白日心滔滔先一介貢連飛艘  
越裳之雄西旅葵珠貝象犀雜金刀九重使者旋麾旄  
從以百夫躡風濤忠心陞見聖所褒萬里慕化卿其勞

賜以女妻宮錦袍又為築館加餼半貳相繼命恩非叨  
千載一時公實遭隙陰不駐難持操一昔朝宿聞號咷  
豐碑顯謚示爾曹慕此何畏鯤鯨鼉大德四年二月日  
撰

初賜推忠保德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韓國公謚忠獻李公神道碑銘

皇慶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臣  
陳顥奉聖旨李道復父母既葬碑石未立其令翰林承

旨劉敏中撰文集賢大學士劉賡書翰林侍講學士郭

貫篆額臣敏中承詔謹撫鮑思義所為狀序而銘之嘗

謂物惟蘊則大陽蘊於闔大子化陰蘊於闢大於成山

林蘊而雲雨草木蘊而華寔大矣人之化其大為事業

大不究蘊將必有待而所謂待者非惟其子孫耶公既

沒之五年其子孟益貴于是公之蘊始大以顯古人有

言仁者必有後公之以徵之公諱唐字仲卿姓李氏後

唐雁門之裔世為潞著姓仕終略陽縣尹贈榮祿大夫

上柱國潞國公加贈推忠保德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韓國公謚忠獻曾祖考諱禔金進義校  
尉曾祖妣夫人門氏祖考諱執字長卿以貨雄嘗事科  
第弗利輒棄去獨以節義名其急人之急若火券若代  
租若助婚聘給喪葬歲不滿三百六十人以為常贈上  
黨侯加贈濟美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公謚康  
惠祖妣郭氏劉氏並封韓國太夫人三子皆劉出昌遇  
昌期失于兵亂昌祚公之父也字天錫七歲能詩十歲

舉經童長同監潞州稅國初佩銀符潞州招撫使有惠  
政及人贈上黨郡公加贈保順守正功臣金紫光祿大  
夫司徒上柱國韓國公謚文靖母夫人鄭氏封韓國太  
夫人公資端重寡言笑平居未始以聲色加人至其義  
之所在則毅然弗顧博學多藝能于國朝語尤習未冠  
從軍秦隴間歲戊申瓜爾佳滿國公行興元西川省事  
以能補部吏未幾辟行省掾興元境與宋交動尋干戈  
兵機密務悉掌於公時滿國暨利帥圖爾罕皆英才宋

人病之邏騎或得宋制司遺檄以獻云圖爾罕先令納  
款莽哈岱後遺申情公曰斯斃言行間耳遽焚之莽哈  
岱沔國小字也辛亥四月宋四川帥余玠瀆我南鄙據  
中梁山衆號十萬雉堞樓櫓一夕皆具我城中兵不滿  
五千皆愕眙以為神公獨曰是特以竹木障席箔而塗  
之堊耳逮夜火舉中梁旋視四山皆然沔國登樓色動  
顧左右曰果大敵也公又言是時添竈之比人執數炬  
如約而舉耳且大兵遠來當乘銳速戰顧乃棲薄高險  
銳於何有其計不過虛為聲勢猥利驅掠而以可監壁  
以老之伺其退遺驍騎控于阨剪之必矣有悼卒數十  
號巴圖爾者願出斫營是効沔國將遺之公聞馳告曰  
此輩無類苟知徼倖萬一脫有不利則我之虛實即為  
彼知誨盜之道也沔國矍然曰微子言幾歿數日宋人  
果宵遁道松樹平大敗之盡棄其俘獲而去沔國使覆  
其跡一如公言由是器重之擢刑部主事有詔沔國得  
以軍法便宜從事公全宥者甚衆壬子沔國改軍民萬



戶公為知事甲寅太傅敏珠爾行省興元公復入掾仍  
領前職戊午用採訪薦授興元轉運司知事中統二年  
改安撫司知事四年陞轉運經歷官至元二年遷軍儲  
所經歷六年以職官選補四川行中書省掾聲譽益出  
八年復還軍儲幕不就雅愛漢中山水乃結廬教子孫  
樹藝以居里有訟久弗決者往往就質於公徐以理開  
諭皆愧服罷去有及門自平而退者夫有以信于人也  
二十三年授從仕郎夔州路總管府經辭不允乃就間

攝府事凡六年始夔無蚕織公教以教桑民知利焉作  
廟學築墻植杏率師生奠祀講習土俗為夔聞人疾輒  
割俸金濟醫藥常若不及所居衡茅蕭然邦人請葺之  
則曰無為勞爾也竟弗葺及去民攀留不可競遮道鳴  
簫鼓書絳旗為餞有六載恩波夔國滿一船明月漢  
川歸之句元貞二年以徵事即除略陽不就嗣子孟游  
京師以徽仁裕聖皇后命侍講令上潛即久之請歸侍  
不許公聞遣書戒勿請而孟請益切大德四年有命迎

致就養公至廩遇優異歲時賜謁上壽成禮而退日杜  
門端居獨以經史自遣遇所得輒細字書之因輯而成  
編命之曰客窓敗衲其高曠有如此九年孟有扈從單  
懷之行公及家人長幼皆從明年丙午從幸搢蒼山道  
賜藥餌費錢三千緡次真寧五月十二日以疾終于玄  
都觀之松風堂春秋八十有一是冬南下旅殯單懷皇  
慶改元三月十日葬于潞城東十里上黨慶雲山集家  
原之新塋嗚呼以公平生觀之所蘊可知已夫人王氏

靜淑慈正克相厥家婦道母儀中表以為法卒殯興元  
壽年五十有五至是祔焉贈潞國夫人加贈韓國太夫  
人四子長即孟次槃次森次添孟字道復業儒器宏偉  
有經世略至大三年庚戌以佐命功授榮祿大夫集賢  
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逾年聖天子龍飛拜光祿大夫  
中書平章政事特封秦國公兼翰林院學士承旨知制  
誥兼修國史聚劉氏卒贈韓國夫人繼賜宮人納哈塔  
氏封潞國夫人改封韓國夫人槃承直即興元路洋州

知州娶孫氏森奉訓夫人晉寧路潞州知娶劉氏添幼  
庶出女四人長適馬忠次適王德明次適陳天錫次適  
馮孫五人曾孫四人公之墓也奉命遣其姪朝列大夫  
祕書少監信馳駟于覃懷于興元奉公之柩與韓國太  
夫人之柩會于路長子孟賜告賻有加特勅中奉大夫  
昭文館大學士祕書監卿溫德榮偕傳以往寔相之也  
承武即中書舍人曹由張遵義輔行既至賓親畢集襄  
事如禮觀者榮之嗚呼生不足而沒有餘其亦可以慰

矣銘曰

萬斛之航底于濫觴九霄之翮止乎揄枋天道茫茫識  
者慨傷蓋嘗致其用于百中之一固已脫穎而殊常有  
子以大其家晚節乃昌榮養優游既壽且康松風夢長  
邈仙游兮歸故鄉養慶雲山之原玄宅允藏伐石勒銘  
載是寵章孰知夫生平容憲之敗衲而易此身後大國  
之充裳是之謂固有必有雖亡不亡以一時之遜抑為  
萬世之耿光也耶

贈奉政大夫駙騎尉大同縣子蕭公神道碑銘  
中順大夫叅議徽政院事蕭君塔布塔持趙元溥所狀  
先大夫行實請曰不肖孫生遇明時濫階通顯洪惟聖  
天子道隆孝治禮遇臣下先考妣與霑大恩光荷封爵  
思所以侈寵榮慰寃宥宜有旌紀傳信不朽余喜其誠  
為次第之蕭本契丹貴族舒穆魯氏公諱君弼復改蒙  
右岱贈奉政大夫駙騎尉大同縣子先世西京桓州人  
後徙應州大父而上譜牒不存考諱愛納巴圖爾當金

錄之訖太祖皇帝奮起朔方疆理中夏在邊諸郡桓當  
其衝帝駐驛近郊遣兵圍之守者懼以君素勇畧服人  
且習蒙古語遂署為倅以自輔時旁郡皆降桓獨拒守  
有詔城破當屠之謀者以告君私謂食盡援絕不可復  
支吾徒死自其分如生靈無辜何遂効國俗剪髮為髻  
著中夜縋而出邏騎以見帝責爾曷敢拒我君即脫巾  
露其髮自明辭色無變帝壯之輒遣入城開諭乃降民  
死而再生君之力也自是日承眷遇凡天戈所指君皆

為前導若取靈中收鳳翔至撫有西域其勞居多歲唐  
寅太宗皇帝大舉伐汴選才堪近侍者君為選首汴平  
凱旋君所俘戶幾四百抵相州時兵荒之餘所至艱食  
復慮北方地寒衆心難保獨取壯健者五十戶以至北  
應州擇沃土居之今名蕭家寨云是從居應者乙未詔  
呼圖克籍在所戶口君遂以俘戶獻呼圖克命君收及  
百戶方入籍有方士布濟克號神人勅賜戶奉其廩稍  
乃以是戶畀焉仍錫君璽書金符世為宣差以長之命  
三世矣君以丁酉春秋六十卒君為人剛正尚義凡攻  
下城邑取其有藝術者出之所全活甚衆桓之降也太  
祖城中切以所獻金手推與之俾結以衣裾滿乃已其  
眷愛如此配許氏郭氏欽察氏許有操行君沒十餘年  
間攝官事綜家務井井有緒郭即大同公之母出許昌  
著信資溫惟慧當翦髮易香火祝慶夫人內助可知已  
後君十五年卒三子長仲嘉努次蒙古岱大同公也次  
多揚二女翠哥蘭哥適名族嘉努仲龍職宣差配王氏

生子三女二男孫七女孫三多揚早卒配劉氏子一女  
一男孫二大同公天性孝友生六年而孤哀毀如成人  
既長有立志事諸母接昆季備愛敬之實初襲父官讓  
其兄去而就學大同治當諸王朝會往來之衝有司以  
供億彼譴責是患乃辟公為館伴公素練國典且閑譯  
語而又應對辯敏故譴責弗及而公私賴之後從事宣  
撫司補克呼穆爾齊譯云通事尋以是職遷河東山  
西道提刑按察司以其能也至元丁亥中書平章政事  
扎錫御史中丞薩勒瑪使甘肅還經大同見公一與語  
大加賞異歸荐于御史大夫太師葉魯公擢內臺克呼  
穆爾齊謹密諳大體風憲屬望太師甚重之庚寅奏拜  
行臺監察御史命且下感病而卒措紳惜焉寔大德元  
年正月五日春秋六十又五某月某日葬于應州蕭家  
寨之先塋公再聚子男六人女一人孫男女二十有七  
人先夫人王氏內範純備生四子長曰珠爾噶岱攝宣  
差卒娶安子一女五男孫二曰宣堅州酒稅使娶韓氏

氏子三女二男孫二曰阿雅噶齊應州副酒稅使今為  
管領大同等路民匠克呼口提領娶石氏子一曰特穆  
爾早世娶李氏子一女缺繼夫人察罕塔塔爾氏封大  
同縣君仁恕恭儉撫先夫人之子如己子母儀家法中  
表為式生二子女女曰香童同郡李氏子曰與章管領  
宣德隆興等處諸色民匠克呼口副長官英爽工騎射  
好獵每獲鮮肥必進上與聖宮用錫寶書護其家娶常  
氏子四女一女孫一曰塔布塔即中順也娶張氏封大  
同縣君子三刷格爾伊留女一精吉木皆幼中順君始  
宿衛懷寧即用大官荐給事與聖宮大德丁未扈從今  
上皇太后歸自鞏懷與平內難奉命馳和林勸進武宗  
繼統錄功授奉訓大夫平江路財賦提舉司達噶噶齊  
未赴以皇太后旨改甄用監丞至大己酉陞奉政大夫  
叅議徽政院事皇慶改元進階中順于是有追封之命  
嗚呼天人之相與照照也舒穆魯氏自宣差君遘時經  
綸奮身戒行間釋難濟危計所全活不啻千萬宜其享

有為善之福而位不及通貴年僅登下壽夫以公負侔  
儻有用之才使得遭逢盡展所能必有大過人者竟以  
數竒遭迴弗遂而沒天道其難知耶夫室久者達必遠  
積厚者發必大故未幾何而賢嗣以翌戴之勤攀龍附  
鳳立登華要優恩渥命光照前美太君年踰八秩安享  
榮養子孫滿前蘭玉輝映一門福慶罕見倫比由比  
觀之天道何難知耶銘曰

天高聽卑福生有基善惡之應影響其隨惟公奕葉  
素勤積累諸慶流芳貽厥孫子侃侃中順策名熙朝  
翔扶跋涉盡瘁孔子昭班賞第功疊承恩獎鵬程九  
萬扶搖直上皇慶孝治隆養璫宮從容徽府幕盡生風  
茅土疏榮追慰先志龍篆鳳書松楸增賁過庭之訓燾  
後之仁昔悔今顯忠孝一門載辭貞珉美匪我溢以諗  
其嗣人繼繼母替

勅賜贈榮祿大夫司徒柱梁國文惠公王公神

道碑銘



公既歿之十又五年其子約仕益貴聖天子眷益重公以三代恩典贈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梁國公謚文惠夫人成氏追封梁國夫人詔臣敏中撰文碑其墓道且詔臣賡書臣貫篆額臣謹按事狀公諱松年字堅甫姓王氏上世汴梁人大父諱因贈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汴梁郡公謚敬懿祖妣張氏追封梁郡夫人父諱通字慶祥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汴梁郡公謚莊穆母陳氏追封汴梁郡夫人勤儉多內助莊穆卒蔬食終身叔父諱顯志大命竒竟弗遂終叔妣閻氏莊穆公為人溫謹博愛好施天兵圍汴民飢日持糗糒食孤弱全活者衆遇婦人詬其夫于途問之泣曰家貧里胥責夫爾賦已代輸爾亟貸子錢為償夫往遲至使妾送夫則悞遺所貸子錢為將柰何乃大哭莊穆曰勿哭其償幾何曰若干探囊界之不問其姓名夜有盜家人弗知且緝得其迹將捕之莊穆曰所喪能幾忍彼一家終被惡名竟寢里中稱為長者三子公其

仲也甫三歲汴潰父母挈以北徙寓真定未冠父卒兄夭弟幼能力貧養其母中統癸亥輦母家京師數歲遣子約如真定舉其父之櫬殯于燕至元丙子十二月二十二日母卒合葬京師南之烽臺鄉公嘗職金穀戶曹侍郎乃其同學生往謁弗見禮公怒出謂其所偕曰衒貴勢而忘故舊淺矣吾惟一子教之學安知他日不若彼之所至邪歸語約曰奮汝志無忘吾辱乃不復仕叔父有高識約垂髫時每指示公曰是兒風格不凡異日必

興吾宗至是公益勉之壬午約由國史編修官辟掾中書知差除選人欲預知所得密以屬公公謝曰選事嚴掾奚敢泄是後約荐歷華要公未嘗恃子顯以自矜常以小心謙抑是其子之不逮大德三年己亥得疾尋稍瘳辛丑約以翰林直學士奉旨賑飢畿縣公疾復作衆議將召約公聞之曰飢民待哺使者兒來如彼何竟弗召其所以期其子者遠矣明年壬寅六月疾革十三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以是年八月二十三日葬于

六西周之原之新塋梁國夫人成氏祔而考妣暨其叔  
考妣之葬胥遷焉以烽臺湫隘故也公天質孝友慈祥  
篤寔世之囊橐窳不知有之人百欺不一校絕口不訾  
人之短無一毫負人嘗謂約曰凡家奴有子勿復奴  
彼亦人耳可奴及再世乎約嘗欲市一僮券曰假子公  
曰名子而寔奴之若何乃止家無餘產課諸僮買遷以  
仰給而尤樂施予喜賓客時乘小車與里社耆舊游裕  
如也其平生可知已梁國夫人秦中望族父旭為國尚  
監家真定以生資聰悟儼恪御內治寬而法接姻戚和  
而誠婦道母儀中表矜式約始學至任資結進誘循循  
為惟以輔成文惠公之志也及疾謂約曰我疾非藥能  
起醫來竟不餌其藥夷然而逝至元三十一年八月十  
九日也春秋五十有九子約以文行器畧官歷禮刑二  
曹尚書太子詹事河南河北行中書省右丞徵拜集賢  
大學士官榮祿大夫婦某氏梁國夫人孫男一思誠女  
二在室易曰積善之家必之餘慶又曰謙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言天道也公始襁抱罹播蕩之厄結髮振厲舍  
危圖寧以孝弟勤恕理家而家以立以恭慎遜抑教子  
而子以顯卒之門閥地望鬱然為一時名臣其于向也  
戶曹郎為何如耶惟公志明德壹故其取一如響音本乎  
天道也所以封大國加顯號錫銘載美流耀于無窮豈  
非天乎嗚呼公其可以慰矣銘曰

行有萬殊善莫與競變有萬幾謙不可勝得是二者惟  
公其人以天合天靡屈非伸身為世賢子為國器端委  
立朝輔弼之貴其原有歸曰惟公休褒恤是崇命秩孔  
優寵銘茲石萬世餘侈識者所嗟是父是子

故昭文館大學士大司農郭公神道碑銘

中統至元之治人材至出大率儒以通達任吏事而不  
以冗劇病吏以廉正資儒術而不以迂闊害濟濟乎盛  
矣若無備儒吏之用盡才猷之美淳忱雅曠襟度巨測  
負然為一時標準則昭文公其人也公諱筠字伯川姓  
郭氏曾大父諱謙配陳氏大父諱祐金尚書省令史配

夏氏父諱義字信之金懷州同知始配劉氏早卒生女適張氏再娶靳氏公初生懷州君以金季亂自汴徙邳又徙青今遂為青州人公生九年失母十一年失父輒能警省自持從師讀書嶷嶷有起家之志踰冠推擇為吏凡五轉至中書掾能譽益出書滿乞外補相臣以見上顧問優渥授承直郎彰德路總管府判官寔至元八年辛未歲也始視事更民所不便者民大悅未幾以樞密院都事召俄陞經歷加奉訓大夫儀矩言論朝著瞻

聳丙子以中順大夫同知泰州路總管府事時江淮甫定有謀不軌者獲之辭連富民何姓兄弟皆掠服具獄公至當覆按二人號泣自明知其寃乃更開誘窮詰首患者寃始言嘗有貸于彼費得故誣之彼寔不與也二人以得釋不死而乃恤孤賑乏揭條約通達示以好惡于是闔境肅然大治改同知嘉興路法制清明庭無留訟日以興學勵生徒為事民俗為變夏旱甚民困公潔齋與衆致禱雨隨降歲以有成士民誦之知其于政治

精誠素積也用憲府薦除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副使  
常以正己正人教其屬咸畏憚之吳郡有兄弟以財訟  
久弗解公諭之曰兄弟同氣財外物奈何以物之畜而  
忘同氣之愛乎若是天倫喪矣令以三日假汝往歸與  
汝所親耆德者共議以來吾為汝決及期二人與所親  
拜堂下泣涕慚悔言曰小人不識義理為貪墨吏所悞  
微公教之幾墮禽獸願自新由今日始公慰遣之二人旦  
夕炷香祝公于庭卒相睦為賢昆仲裕皇在儲闈聞公  
名命以遽召擢樞密院判官時征伐久息而軍職頗冗  
公奏為更定一皆稱旨乞酉遷兵部侍郎蓋公官泰州  
至是凡五遷而階猶其舊同列者皆更超顯未始幾微  
見于辭色逾年授太中大夫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使  
會權姦擅政奏遣使諸道理逋負覆欺隱寔假威福以  
鉗制天下所遣多清流欲幸其不職中之而公在遣中  
諸道往往畏威希旨網羅無清濁寔寔曲搜旁延掠治  
百至有弗堪赴水火醜縊以死公獨不然凡訟刻無迹

者皆置勿省虛不及衆而事亦無殆改按察江東逮康道盜發績溪橫甚公親督兵下之戮其渠魁辛卯權姦敗誅希旨者皆相繼殄黜而人益賢公矣朝廷更化以嘉議大夫僉江淮行當尚書省事尋改行中書十二月僉江浙中書省事江浙金穀歲入倍于他省公為已任井井皆辦大農以最聞而有賜帛之命癸巳以年請屏居錢塘念其先府君嘗構堂于邱名愛菊乃植菊舍下復扁是名曰先志不敢忘也幅巾野服徜徉山水間蓋十年大德癸卯成宗思任舊人召至闕授照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商議中書省事而河南陳繼山天祥東平張寓軒孔孫寔偕召共事時望顯然有三大老之目首言左丞相達爾罕清忠正大有經世具心專任俾無沮格患天下可大治俄而達爾罕拜中書右丞相眷倚日重中外蒙澤公之力也先是河東地大震詔羣臣議公以為陰逼陽伏郁得發天地中和之理失故有是變具陳所以致中和者凡八事得失了然奏聞詔中書議施

行焉一日嘆曰吾年八十尚可戀榮寵邪即請歸屢奏  
乃先省寺皆輟務具酒饌都門為餞觀者榮之尋以昭  
文館大學士加資善大夫大司農其見優禮如此還錢  
塘候者日滿門語未嘗及他時獨引鶴嘯詠自若其興  
寄者在焉也俄遘疾以至大己酉十二月四日薨于止  
寢春秋八十四子友直奉其柩葬于青之臨朐仁壽鄉  
瀾河西源先人之兆次娶凌氏早世無子繼耿氏淑德  
令儀克相厥家年七十有六以大德元年丁酉三月二  
十六日卒子男一友直也女三適李氏喬氏張氏男孫  
二直博學有通才累官奉訓大夫紹興路總管府判官  
以公行寔請銘嗚呼公早以邁倫之姿厄于孤弱卒能鯤  
化豹變奮揚明時貴冠五等年濟上壽完壁無墨類之  
指作室有堂構之託始始終終可謂無遺憾者矣敬為  
之銘銘曰

世有善人乃國之紀百年自昔如公者幾在童蒙筑四  
顧無倚心格神會孰興孰啟才木百圍勺水千里磅礴



功名出入赫煇蒲車晚節雍容園綺儀鳳景星有目所  
企忠言剴切人猶在耳康壽考嘯詠燕喜公生匪天寧  
奚且斯美爰念公德九原莫起載之貞珉其永曷已綿  
綿餘慶昭爾孫子皇慶二年癸丑正月日撰

故肅政廉訪司經歷趙君神道碑銘

漢儒董仲舒兒寬公孫弘之徒皆能以儒術緣飾史事  
號通才窮膏偉之蓋儒以經術專而史以文法行言之  
於學則經術本也文法其末也專其本而遺其末則其

弊也或失於牽泥而不通迂濶而難用行其末而遺其  
本則其弊也或失於剜刻而少仁巧倖而不貞二者之  
弊不同而其失一也故必儒為而達乎史史為而又進  
乎儒則本末相資而後可以無二者之弊自予官京師  
始三十年凡以儒獲顯名踐清途者可識而數焉若君  
者吏而進乎儒者乎君諱昌字壽卿世為濱之渤海人  
君幼慧敏不好戲弄稍長從吏學始為濱司候吏乃更  
折節讀儒書求義理以自淑尋補州吏轉濟南總府掾

至元戊寅用監察御史荐入臺為察史會御史奏雲院  
朔等州吏職不虔錢粟盜匿糧籍詔近侍與御史就治  
而君以推擇從君知其弊久為之悉心力窮晝夜掩簿  
券以控其根穴資耳目以抉其脉絡如燭照龜卜無所  
逃遁為姦者具服詔使以為能還言之甚盛遂以將仕佐  
郎除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司知事寔壬午三月也已  
而以贊畫稱明年選充行御史臺掾又再歲入為內臺  
掾方大姦據相位假威福橫甚奏遣使諸道覆覈姦  
贓檢括逋懸馱榜徧于郡縣寔示脅制柑天下之口所  
遣使有異已者因中傷之治書侍御史河南陳公剛正  
敢言大姦忌故亦在遣中得湖南道河南知其意擇臺  
掾可與偕者獨以君行湖南行省有位平章者根柢連  
大姦肆雪焰焰河南至首刻其顯惡數十以聞其人懼  
則架空媒孽數事誣河南馳移大姦奉遣使先知之於  
空媒孽數事誣河南是君與河南并繫湖南省河南雖  
力助之時大姦風指所在莫不投粟草靡草以附君

於是時苟一語之異則榮利立可得而河南危矣卒確  
然不渝以死生與河南同憂苦至大姦敗誅相扶而還  
議者謂河南有知人之明而得其所舉謂君有國士之  
義而不負所知也尋以承事郎除西蜀四川道提刑按  
察司經歷居再歲本道例改肅政廉訪司官職更授如  
故而衆譽藉藉謂其才謀得風憲之體癸巳四月自以  
病歸明年六月一日終於家得年五十有七葬于州南  
二十五里天王堂之原先塋之北次禮也後十一年其  
子去私以君之善狀請予文碑其墓道以申罔極之報  
君父子曩與予游皆甚疑故不可辭君為人溫醇壹言  
笑無所苟平居衍衍儼然一儒者及其接政事履繁劇  
則厲然如鷲鳥之作而其守凜然如冰霜不可奸以私  
要其為心一主於誠期必至於是烏而後已得儒教時  
中剛克之義故凡識君者無有貴賤疎密皆曰趙君無  
吏氣其為人所敬信如此嗚呼君之才量氣節見于行  
事者僅百之一耳使盡得肆其所蘊則其所到蓋未可

量而遂止於是其命矣夫父諱善方慈祥樂施予好釋  
氏書家素饒諸所稱貸歲遇不登則焚其券不責鄉里  
德之卒年八十二母孫氏諱守信壽六十三先卒二姊  
長贅張氏次適齊氏君配夫人李氏諱守榮脩諸婦道  
無恙子男一人去私也女四人長適吳氏次郭氏次薛  
氏次劉氏去私業儒好學有文由中書掾出為章丘尹  
轉饒州路總管府判官皆有惠政今以奉訓大夫知嵩  
州觀去私則可以知君故併及之銘曰

儒而偽惟吏之弊吏而誠惟儒之能儒有不能子能服  
膺衍衍接物之和蹇蹇幹事之貞衆薦以名子獨安行  
衆以利爭子獨廉稱出入風霜肅殺之地亦厥有聲胡  
位不滿德而祿不永齡惟肯構獲之有託尚永慰夫燕  
靈松楸冥冥豈碑我銘彼猜裊矯虔者過而拜之庶幾  
可徵

故少中大夫同知南京路總管府事趙公神道

碑銘

公諱珪字君寶世家弘州後徙燕遂為燕人烏公資開  
敏剛正未冠失父與兄壁侍母避亂遷魏又遷長安益  
長辭母東遊過真定寓神霄宮掌教識其先世憐之留  
使從學遂至于有正始以真定課稅所辟翰靖海場鹽  
官市帛當送輸京衆憚之公獨請行既輸從領省溫都  
爾哈爾滿覲和林一日太宗方宴縛領省出銅直廬中  
莫測所以罪從者皆散匿獨公在側領省勉使去竟弗  
動翌日內出酒一器敕領省飲酒墨色知賜死領省伏  
飲公從旁亦取飲既移晷靜無所覺敕使視之問曰嚮  
酒汝所進果何酒也領省悟對曰臣所進白金新製藥  
滓未久涉遠故酒敗色渝斯誠臣罪當死帝悉其誠釋  
之領省義公異常人奏授領中書郎中以歸中統建元  
改上都開平路總管府經歷官有捍難安衆之策世皇  
聽之賜名什喇薩哈勒國賜金符授開平路課稅使三  
年擢領中書左右部叅議規畫日聞愈為上知嘗入見  
賜食如忘上問之對曰臣母老寄長安方食而感故然

詔有司致其母于京以便養時奸臣擅柄傾內外以公獨不附忌之公輒去至元七年大幸上都道雲州州織局廢敕中書擇人奸臣以公應詔除雲州織局提舉雖以能選而官左責難實擠之也公勉力就職未幾匠亡而復課失而倍又積棼絲織錦衾以進能譽益彰秩滿奉命佩金符城興松二州安輯其人姦臣復嫉公雲州之能以洛磁鐵冶都提舉治效如雲州姦臣卒不能害而公亦終不一下也十四年楮幣法滯以中順大夫行

戶部侍郎大名分治之十六年詔檢覈金穀山東尋除少中大夫同知益都路總管府事以未復命不赴明年改同知南京路總管府事遘疾卒于官寔十八年辛巳八月十日也壽年六十有三權厝汴之隆德宮遠祖仕遼有以國戚官節者曾祖諱昭祖諱雄飛父諱儒金河平軍節度使治沒郡金亡以節死母夫人傅氏公先配夫人舒穆魯氏二女長適定襄李從益今嘉議大夫治書侍御史銓其甥也次適李天祥再配夫人李氏一子曰思

益二女適李氏馮氏思益為人英雄貞峻疑疑有父風以廕授冠州判官改大司農照磨遷承務郎河間蓆縣尹在官六年多異政民勒石頌德進奉訓大夫霸州尹婦李氏男孫二永章存章曾孫一德奉訓君以翰林修撰王士熙所為公善狀謁于繡江言從益卜以年月日舉先人之柩歸葬燕之先塋墓道有銘欲得公之辭以信不朽敢再拜以請奉訓與余舊無以排序而銘之嘗觀古記節義之士精誠所發蹈死生弗顧窮達弗論

也使人嘆息景慕以為不可復得嗚呼今以公言之獨非古人歟銘曰

軼倫之才見於有為曲不直容莫究所期吾盡吾職憂懼非我而沉而浮往無不可禍當巨測國士與歸洪流方增底柱靡移衆人固不識惟天子知我銘于阡尚慰九泉凜然其風矣千萬年

故趙千戶神道碑銘

公諱信姓趙氏濟南歷城人世居章丘之故均鄉曾祖

諱保義祖諱元祖妣王氏父諱忠母孫氏四子公其長也次儼次儀公為人靜敏亮直而剛毅有氣早歲代其父為濟南張侯麾下彈壓至元六年天戈南指駐襄陽募兵公在選中使者識其可用俾長百夫以行既至給祿同上百戶總兵千人于安陽于方臺于曲阿于滾河于青塚築保障通轉運以才略聞歛後攻房方造舟公力戰盡焚其材而還圍樊奮擊先登焚其浮梁尋破之襄陽陷以功益高唐兵四百行總把事十一年大將右

丞相忠武王擁兵卧郢了當上流堅壁以拒王舍郢盪西港入漢水順流而下取沙陽秋城二堡下涪州公皆有功陽邏枕江北孺直南北之衝宋人築以自安王與副將左丞相阿珠擣處捷南岍大兵徑渡公舟與宗將夏貴遇大戰敵手斃犯公背公弗痛翼健卒呼躍蹴其舟殺數十人衆潰貴走過江分命四討若鄂若漢陽若戰黃若江池若安慶若泰興攻擊降取一以死力自效迄宋平其勞為多尋奉敕以總把授忠顯校尉成通擒



戢反側嘯克草間者前後以十數賜金符制授千戶官  
武畧將軍在戌又十年請老有司以聞俄降制以其子  
世德嗣職公授其金符歸鄉里出則與宗戚故舊徜徉  
言笑盡平生之歡入則以孝悌謹生理教諸子侃侃忘  
倦又十餘年一日思其子世德復之通居踰年卒延祐  
三年丙辰九月一日也春秋八十又六明年某月某日  
歸塋于所居北原先塋兆次子男六人女七人先配夫  
人李氏生女五三皆適王氏二適時氏崔氏再配夫人

高氏生男一世德也字從政又谷氏生女一適崔氏又  
潘氏生女一適張氏又金氏生男二曰世懋世傑又陳  
氏生男一曰世昌又張氏生男二曰世英世強孫男四  
人初公之應募也父母戒之曰人生莫大為善汝從役  
非戰勿妄殺人公拜受銘心無忘嘗遇行伍執一宗遺  
卒將殺之遽起遮曰殺此何益盍丐我負裝其愈乎許  
焉既得聞卒言家揚州王姓公謂卒汝惟吾從無逋逃  
可全否則汝死矣維揚下縱之再歲公入維揚有男子

迎拜馬前言公所活奴王也至館與其父母妻子宗黨  
羅酒脯謝恋恋不能去平江陰叛得一婦人言夫死兵  
二幼子不可知公曰吾家有老母汝能承侍無怠後當  
歸汝婦至果適母意俄母以八十終公使訪求婦家而  
二子在其長至公所公益哀之乃給婦券悉以母遺物  
貨裝昇之從其子歸又大帥總兵討叛寇文梅其帳下  
兵命公統之他師遇敵戰不利沒其衆百夫長三人獨  
得不死大帥怒下令戮三人徇左右無敢言公徐前以

數語釋其怒三人以免其素行類如此嗚呼忠武王以  
間世大賢逢時稟命平江左壹聖統功冠萬古而其一  
時驅馳後先虎貔熊罷之士誠與有力也然紛拏之際  
取舍不同悍者以多殺逞貪者以攫利進由是以崩裂  
泯滅無聞者曷可勝紀獨公挺然以一甲抗萬險致死  
而功益倍力善而行益著卒之身榮親顯胎貴子孫毫  
期之年完璧以逝可謂峽起特立忠孝兩全始終無憾  
者矣世德以公善狀懇余銘墓道余里人雅知公又知

世德世德平居讀書好禮溫然一儒者至其有事則激  
昂奮厲雄武傑出始嗣職聞虎害躍馬殺猛虎  
三勇震江淮有射虎將軍之聲噫是父有子而可辭銘  
曰  
士生懸弧志在四方伸屈有時變化靡常始以荷戈勉  
勉卒行雷震風馳劃然軒昂氣以義盈勇孰與亢混一  
之隆厥績孔揚錫息酬勞金紫煒煌攸好惟德終此壽  
康付託有子既構既堂載辭貞珉萬世耿光

贈奉議大夫駙騎尉聊城縣子陳公神道碑銘

公諱旺字天祿上世睢陽人譜逸莫詳後徙東平居汶  
上遂占籍焉父諱興幼孤母張嘆曰陳氏之託惟此兒  
以甘節自誓鞠育教誨之既益長請書有立志天兵平  
汴負其母北渡始居汶闡小學為甘旨奉以孝聞嘗為  
征商官配母王氏三子公其仲也兄曰伸蚤世弟曰用  
字天祐里中稱善人婦呂氏姪男一德新穎悟通星歷  
學姪孫男四公潛德不試以子用晦貴贈奉議大夫駙

騎尉追封聊城縣子為人淳壹恭恕力儉勤養親出入  
懋遷馴致殷阜凡富室無與亢然未嘗一非義取亦未  
嘗一見義弗勇也若濟厄窮活餓飢赴急難日常與家  
事並諸子錢或陷之莫償輒燬其券不復言至于洽宗  
黨接賓友侃然一本于誠東平人物都會高其行咸敬  
重之里有閔公為一言皆慚悔謝去其德義可知矣及  
寢疾戒其諸子曰謹身承家人所當然貴義賤利人所  
希有汝曹第視吾平日所能行弗遠遠大可期也生於

丁未十二月某日卒于丁未十一月某日葬於汶之孝  
義鄉之原配尚氏靜謹多內助追封聊城縣君子男三  
長曰用晦次君諒授侍儀司通事舍人次用中女一適  
張誠女孫二用晦字子明既冠遊京師達官貴人見者  
無不賞異謂當為偉器由是交遊日廣皆信厚知名之  
士始從事省闈歷官甄用利用二監轉通事舍人陞奉  
議大夫崇祥院規運提點所在以才廉稱婦張氏封聊城  
縣君用晦以翰林檢閱官張深集賢修撰狀元張起岩

為聊城公善狀因余子壻今利用監經歷官魏誼請曰  
先人棄養奄忽踰十閱歲而墓道寂寂未有旌紀不孝  
孰甚先生辱惠以文載諸石則先人為不朽用晦亦可  
以瞑目矣余昔在京聞用晦之名已久頃歲再赴召始  
識用晦壻誼家通擴詳敏信其為偉器也知用晦自銘  
于心肯產歲入施散必十之七遇冬出紵絮給賜窮者  
以為常凡才傑之在困婚葬之弗供與夫水火之不幸  
苟見聞必周之可謂克迪先訓志于遠大者也嗚呼聊  
城公始以孝勤致富而富不有家益盛終以貴義教子  
而子有立親益顯傳稱積善必餘慶茲非效欽漢樊重  
以君子之富昌子孫名後世以公觀之重不得專美矣  
為之銘曰

人有貧富匪人乃天正以處之天乃可全惟聊城公善  
富不有動必天合確爾其守彼富不收驚忍且驕厚積  
深闡其心滔滔窶窶弗容桀積自圯傑哉聊城比屋萬  
里身為尚德子述義方堂構益宗列爵有光孝思惟永

樹此銘刻一門之榮萬世之則

奉訓大夫淮東淮西都轉運副使潘公神道碑

銘

公諱琚字君玉姓潘氏其先姬姓畢公高之子季孫食采于潘子孫以邑氏在唐有制策高第者嘗為宿遷令卒葬宿遷遂家為七世從伯祖哥由宿遷縣教授徙邳逮高祖世居邳為大姓繼有潛德而祖尤重厚長者兄弟割產獨不分一錢曰吾不忍有是已而致產復益

饒將終聚諸負券盡焚之而歿二子曰撫同監邳州醋以卒曰擇公之父也循直有儉德年甫十四而孤當金季戈兵擾攘之際輒能自立持其家無削弱之患歲癸巳天兵收河南奉其母吳氏挈家北渡翔集濟南遂定居焉於是為濟南人其配郭氏公之母太夫人也克謹內治慈訓有法生公及其弟息州同知瑾公始就學塾言類異凡兒識者知其有起家之慶十八推選為吏會轉運使田侯闢府山東喜收延人物聞人宿士多萃幕下

公時以秀發居羣公間侯獨嗜公才論親倚尤密自始  
辟轉運知事歷濱萊兩鹽司判副至轉運經歷在山東  
凡八轉至元九年遷河間轉運經歷十一年以最陞承  
事即同知寧海州事俄改河南宣尉司都事尋加承務  
即時江南始平河南直南北襟喉之衝文檄叢擾出入  
利害公隨宜裁剝肯綮盤錯以次而辦同僚賴其能十  
七年以勞得五品服轉奉訓大夫淮東淮西都轉運副  
使始公在山東在河間轉運之政稔其利病故始下車

力以興除為已任前政因習窳敗之弊一切剗去人以  
不擾而課入大增兩淮安之及代歸更折節里巷以閑適  
自樂不復仕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奉秋六十有五  
以疾終于興仁里第之正寢以其年五月六日葬于  
新塋先人之兆次公配夫人李氏同郡盛族慈孝婉淑  
周于婦道次富察氏東明總帥之女先公卒子男六人  
長曰麟趾行中書省宣慰使次日昂霄承務即行御史  
臺監察御史曰思敬淮東宣慰司譯史曰思義淮安崔

鎮巡檢皆夫人李氏出也思明思順皆幼富察氏出也  
女三人長適劉瑜戶部尚書兩淮轉運使中子餘未行  
孫男三人女一人公識度超遠才力夔出不滯一能故所  
歷無難事而能小心廉恪不以所長自足故動必有  
立而名亦隨之至于敦睦孝友又其天性初父以其父  
侯之殯在邳謀遷之濟南未果而卒乃與弟瑾營卜厯  
城天陽山之原為新營卒遷其祖櫬及奉其伯父撫以  
衣冠之禮胥其父葬焉成先志也至四方有珍異雖干

里必致其母如在膝下有姑寡無以自存有姨及其夫  
流離他郡皆通養以老其諸子訓以義皆讀書有成達  
于進取自餘族姻里閉困乏者必委曲周恤之公于生  
也始終之道庶幾無少媿矣故其歿也聞者無不驚悼  
嗟惜而弔者與赴者無不盡其哀焉嗚呼使公當大任  
操大柄得以盡展其才則其成就又未可量也位不滿  
德而止於是惜哉將葬其諸孤纍然袞絰持廣平陳  
錫所為公行狀泣血再拜請曰先人之葬金華王龍澤



誌其墓矣麗石未有銘敢請某于其次君昂霄為同學友而公則父執也其何辭遂銘之銘曰

潘寔字姓其歷惟遠在邳始基有德弗顯惟其弗顯日積日崇奕世之慶啟而生公公始就學識者所嘆三語辟椽玉雪未冠翱翔山東八遷其官鴟為既勝乃佐河間河南之幕南北攸控事則孔多予處于中爰涉兩淮漕政兄釐悉其利病淮人之思公才有餘德則誠美進不貪位君子之履公既逝矣悲孰可忘有子嗣之公乃不亡有隆者封載碑其石曰惟公之藏俾永是式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十七

碑四

濟南王氏先德碑銘

千歲之木其柯葉摩穹蒼蔽巖壑人知其本根之深萬  
里之流其波濤驅雷風沃天日人知其源泉之浚百年  
之家其子孫大門閤昭聲名人知其世德之盛也以今  
言之其吾黨王氏乎按王氏本高唐人七世祖徙濟南

之章丘支蕃派衍蔚為鉅族高祖考諱京為人真淳孝友重義輕貨家園多橘鬻者預入其直率三之一屬隕霜遽以所入歸其人田家徃徃以農器質錢迫東作知無以為贖即召付之金泰和末歲饑民病發弘廩以賑所全活甚衆以年高普恩一官并賜杖嘗手植槐于庭迄今鬱然根盤幄偃人知為瑞云年垂九十無疾而逝妣封氏卒年九十二曾大父諱亨讀書通大義動循禮則克其所知妣鄭氏大父諱廷字君用博學善京垓術

生罹兵荒幼孤比長瀕於死者非一而坦然無憂容居常寡言或犯非義弗校以信謹為縣主書聞驚潛走避黷堂遇羣暴禦將食之識者曰斯善人害之不祥乃得釋且護送避所濟南張侯雅知其賢既歸國署敦武校尉行元帥府知事經始之際贊畫為多逮以老引年而侯亦謝事日燕遊相從盡平生之歡親族之歿於亂者皆收柩先塋其齒諱行第密記不忘手為五服圖以譜之每一感及則流涕不已知其孝義最隆也壽八十有

五終妣安氏秉內治慈而法先二年卒春秋七十九一  
子是為父諱忱字信卿用子桂貴贈中義大夫上騎都  
尉太原郡伯二女長適李秀次適劉宸都尉公資慧敏  
無不讀之書辯博而有容裕和而能幹城府機械不知  
有之張侯子襲署為其屬嘗從述職和林或計事省廷  
辭令既優尤善應變儕輩無及焉陞幕府提領青州送  
臣瓊有不軌之志時戍連海得兼制濟南兵數千時世  
皇居潛總兵六盤侯遣赴愬兵不可以益晝夜馳未旬

入見奏對稱旨給傳而還撤其兵侯益器重焉中統壬  
戌逆瓊寇濟南宗王擁兵南下侯命前迓遂陳擒縛之  
策寇平擢大都督府知事至元乙丑調官制行侯徒尹  
真定辟知事偕往以親老辭俄二親皆弃養喪五年未  
嘗與人接庚午調東平提領案牘遷淄萊已卯授將仕  
郎主朝城縣簿改順德錄事判官以疾去職甲申除河  
間臨邑主簿兼尉卒於官實丁亥四月十有八日也壽  
年六十公蒞官尤詳治獄所至以遺受聞苟事隙輒以

詩酒自娛人莫能窺其際嘗子孫孫專儒術刀筆吏不可為論者皆以為公有軼倫之才屈於小官未始幾微見於色浮沉優游而職揚政舉其高懷曠度固與古人為徒較之脅肩病畦折足覆餗而不耻者穹壤矣為時推重如此先配夫人張氏濟南權府之女清儉備婦道年三十一歲卒再配夫人馬氏翰林侍讀之女有懿行撫育前夫子之子如己子教子婦治家咸為矜式歲戊寅卒年四十九並贈太原郡太君子男五人女五人張

出曰祀曰銳祀仕晚終監安丘酒稅銳倜儻不凡始官歷江陰餘杭案牘官建言更楮幣法世皇召對特授尚書省左司都事陞員外郎除諸路寶鈔提舉出知滑博興寧海三州皆有能聲皇慶癸丑十一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家女三長適劉彥清次適張珙次適解義馬出曰桂曰椿曰桓椿桓皆早世女二長幼卒次適馬說桂六歲知讀書日誦千言既冠以儒貢歷府寺掾除承事郎揚州路興化縣尹憲司荐能入掾中書滿以奉訓大夫

拜監察御史劾擊權要內外震悚乃請加封孔子遂有  
大成頒示之號遷吏部員外郎官奉直大夫大德丁未  
奉命賑旱饑浙間從宜設施民甚賴焉及還武宗躬享  
太廟以與身進階中義大夫至大三年庚戌有追贈考  
妣之命是年分曹上都適留守官得譴選授上都副留  
守司年聖天子嗣服幸上都進嘉議大夫同知上都留  
守司事而奉玉音慰勉且賜貂裘旌其廉能皇慶改元  
之明年大駕再幸上都以大興尹缺詔除大都路總管

兼大興府尹陞辭命進酒且命進階訓以毋怠於事賜  
幣五千緡趣其行留守賀開府奏乞留數四竟不久到  
官寬猛並施京輔大治再踰歲御史臺奏除山南道肅  
政廉訪使上以京尹難其人弗許孫男五人女六人杞  
娶房氏生男二曰孫兵部奏善曰惠未仕女二人適某  
氏某氏銳先娶冒氏生男曰能次娶宋氏生男課兒女  
二幼桂娶李氏河南儒學提舉舟軒先生之女封太原  
郡君生男曰志國子生女二長適張思義次適兵部尚

書張古男國子生重戡曾孫男二遵遂女一孫之息也  
京尹君命其姪能及子志持善狀抵繡江再拜請曰桂  
等以妄庸叨厯顯榮恩眷隆渥念非祖德庇庥先訓陶  
鎔其何能此顧松楸寂寥前美弗彰乃心如焚先生辱  
惠以文載諸石桂願畢矣某既嘉京尹之孝重感都尉  
府君與先人文靖公疇昔從游之雅不可辭謹述而銘  
之銘曰

善必裕後學必顯親顯孰孝克裕罕善聞王氏奕世種  
德惟邁學必顯親宜顯且大仕莫匪榮天府奏功恩莫  
匪霑玉音監喪惕匪所堪官守是敬方來是艾必有之  
慶昊天永懷欲報罔期刻辭貞珉不朽庶幾

牛氏先德碑銘

頃余自都下歸陽丘邑長者奉順大夫知濠州事牛公  
潤之持善狀請曰益不佞賴祖宗庇蔭幸免罪戾致官  
五品嘗痛譜牒散逸無以周知先世之美惟是先大父  
暨先人濟陽君之餘澤遺行欲吾子文諸石為不朽之

傳為松楸之榮為昊天罔極之報敢再拜以請予惟所請孝之大者也孝不可違勉為論次之而系以銘按牛氏世為濟南章丘人太父諱豫以鑿術鳴資敏厚喜為善歲饑民疫出入恒乘黑騾以囊米自附遇貧病者輒視而藥之且遺以米使得食以是所全活甚衆鄉人德焉配劉氏三子長曰山次泉次傑山傑皆早世泉濟陽君也為人魁傑有膽力金季之亂張濟南公擁衆保長白之鬻堂嶺君以敢勇善騎射選置麾下濟南公既歸

國以侯伯行省事得專除拜從親王略地河南署君百夫長實以爪牙任之河南平以勞授濟陽尉猶隸麾下也蓋君自弱冠起身事濟南公出入兵間始終殆三十年而未嘗有絲毫之失幾微之嫌濟南公亦愛之不使一日去左右故濟南公之麾下言質直篤厚無間者惟君為稱首其處已尤勤儉以故家益饒歲已酉大饑散窖粟五百餘石遠近賴焉行遇暴骼必收而掩之見遺物必訪而與之此義而能惠又其天性也君挽弓至一



石五斗矢大異常射命中逾里在亂中嘗與弟傑輩母有所徃遇羣賊迫至君曰賊敢怖吾母乎謂母萬無恐使傑守之獨束衣握弓矢前山立不動以伺賊意賊望見君識其勇者不敢近遙邀衆矢嘗君君皆避之徐引滿發一矢落賊後數十步入地半竒賊拔取視之遽相驚而去中統壬戌李壇叛青州襲濟南濟南張侯度不可禦走京師時君已六十餘歎曰兒子輩既從張侯矣吾雖老寧能守此坐受賊汗即以私帑并其幼稚行將

避之湖山剽者六七輩遮君于道君遽呼躍引五尺杖法擊之連擊連中仆其三人賊散步以免觀此其平生志趣才量可知已至元庚辰十二月十三日無疾而卒享年八十有四葬于邑東南十五里康氏莊之西原從祖瑩也先是歲辛未十月君久疾有不起之憂夢神仙若丘真人者謂君汝是吾弟子汝壽當八十四覺而言之翌日疾果愈及卒人始驚異疑公亦仙去矣配張氏淑婉備婦道以甲申四月十七日終壽年如其夫及合

葬濟陽君之容體衣衾皆不腐奄若卧寐見者益異之  
生男四人長曰廣潛德次曰益濠州公也次璠危山巡  
檢蘄州路稅使多藝有幹局次璘州雜造局使壽春稅  
副以通敏稱濠州少有俊才文采奕奕動人早以從事  
辟濟南張侯幕會丞相瑪爾美平章趙公右丞張公奉  
旨檢括前省乙卯至己未凡五歲內出金穀出入之數  
仍選諸王府屬各二人共其事而濟南為親王哈丹分  
邑王以公應選祿秩視左右司郎中公既明辨又素練

達於是諸大人屬目一切仰之事不勞而辦省府既熟  
公才用凡事關難劇者必以遺公而名聲籍甚青冠之  
據濟南天兵討之平章趙公實董其師公從行一日遣  
公詣大帥計事猝遇寇圍公欲降之不屈以刀砍公首  
復不屈凡三斫竟不死亦不屈乃執公去會晚寇有追  
襲之恐公伺釁潛畏傷而還大帥躬加勞問給白金五  
十兩旌其忠且記其名尋為王府郎中歷事三王歲丙  
子用王府薦授承事郎知濟陽縣轉同知雄州事遷承

直郎蘄州路總管府判官進知濠州其治以廉勤公恕去弊因利為主故所至多美政民皆思之濠政之代以年及有菟裘之思遂浩然歸鄉里而有是舉嗚呼人皆知積貨財廣田宅為子孫之計而不知清白篤厚之可以為垂裕之慶而無驕佚墜失之患也人皆知回邪曲屈徼取富貴為家門之榮而不知公忠亮直之可以為顯親之實而無憂辱顛覆之虞也故余既述牛氏先德之懿復著濠州公之出處大畧欲知所謂垂裕之慶與

夫顯親之實者果不在於彼而在於此云銘曰

長白蟬聯繡水所環康莊有原是為牛氏之阡繫牛氏之世莫知其年顯允惟祖植本濬源溉方寸之田得同然之天以粒饑藥疾之端知見義勇為之賢顯考繼之遭世迭遭委命為知己用何蹇蹇兮桓桓至若掩暴骨而遺物必歸閔凶歲而積粟以捐一矢慰母心於畏途挺身鑠逆吻之垂涎天報罔愆鳳驥聯翩矯矯濠州迥擢孤騫發軔侯藩曳裾王門應青選於天庭動紫微之

星躔實著聲馳乃處承宣隱然良吏之蹟渤海潁川五  
馬來歸皂蓋朱轡松楸之華賁于九泉蓋播之既精而  
獲也則然以創繼言之是謂兩全我作銘詩為牛永永  
永之傳

商氏世德碑銘

余族弟宥介其戚商氏者見余繡江草堂再拜致其况  
忠顯君之辭曰進戍江左兵校也始以眇焉之軀委置  
矢石之場出萬死一生食息自若重忝國家爵祿皆出

望外非由祖先積德廕佑曷能致此言念丘壠旌紀寂  
寥報本之義大懼隕闕謹使弟慶以世次行實獻先生  
辱銘諸石存歿惟幸余感其請且以弟戚之故乃為之  
銘按商氏之先濟南鄒平人其後有徙居陽兵之錦州  
者故今為陽丘人焉世業農以勤儉嗣守高曾而上失  
其字諱曾大父三子大父其季也諱清為人䟽豁樂施  
予意懇懇常恐負人而人之負已弗校也春秋六十四  
以丙辰歲三月十有六日病卒配祖妣王氏以至元三

十年九月十六日卒享年九十有四子男二人長即君之父也次曰友女二人長適开氏次蘇氏父諱顯和夙有父風而毅敏尚氣識者謂有起家之望既冠二歲而卒鄉里惜之實庚子歲十一月十有一日也配母吳氏二子長曰進忠顯君也次曰慶叔父天資信厚持家有法事親孝視其兄之子如己子嚴而愛配母王氏子男二人曰璿曰瑄女二人長適馬氏次趙氏忠顯君自其幼時疑疑如成人年十七隸名兵間時濟南孟公統本

道兵見其魁傑喜之俾長五十人立麾下及從沂郟統軍達春城正陽復入善射之選至元十一年天兵南渡江從攻常州先登尋略地福州賊阻高王砦破之第功咸獲優賞十五年以行省檄署百夫長領汴兵從戍台州俄改戍漳州至衢賊有金姓者擁衆圍衢衢帥以請君先以所部賊賊於小南門始接戰手殪數十人賊自解去君以賊未逞旦且復來乃潛識賊出入所經要害白帥設伏待之明日賊果至城中兵拒戰賊却遇仗君

呼躍奮擊與內兵應賊遂大潰尋追降其衆用是以謀  
勇聞是後破福建賊黃華於古田剗張治囿於湖頭翦  
詹福三於尤溪皆以致死力取竒效為諸將之最省府  
上其功朝廷嘉之元貞二年二月奉勅百夫長授忠顯  
校尉給之銅印緋服祿廩以本兵戍松江君天性好友  
質直而廉凡居家仕官未始有毫髮私獨以武事自憙  
尤精槍法人罕及者蓋商氏之門君以節槩勇敢立聲  
名於外其叔父暨其諸弟以慈和敬讓厚基本於內由

其大父至於諸孫凡五世上下數百指門風雍肅無有  
異食私蓄閹墻反目之隙故鄉人言孝義而能顯榮祖  
宗者必曰商氏焉易稱善之家必有餘慶以今觀商氏  
之慶詎可量也哉君四娶子男三人女三人始娶王氏  
卒有子二人曰讓曰信早卒女一人適吳氏再娶翟氏  
有子一人曰說女二人一適开氏一幼又王氏李氏男  
孫一女孫二弟慶娶崔氏又丁氏卒子男三人曰諒曰  
誠曰認女二人長適李氏次幼皆崔出也女孫一人從

弟璿娶孫氏二子曰詢曰諲瑄娶蘇氏子男一人曰詡  
女一人銘曰

惟古得氏氏有商統疏派衍遠莫詳陽丘之商蘊世芳  
敦仆不漓孝義彰根本既固枝葉昌忠顯乃是白眉良  
早行寘身卒與行一葦要濟浮海航鈆惟一割已自戕  
金至百鍊始益剛出入瀾濤踐榛荒鯨鯢盡戮蛟龍藏  
薦書上列聲洋洋酬功以爵制有常甲冑一朝化簪裳  
坐覺桑梓生輝光祖考慰兮樂且康錦川平行繡水長

商氏之慶未可量伐石刻名先美揚勗哉後人毋或忘

姚氏昭先碑銘

姚氏始為濟南齊河人其上世屬金季兵亂失其譜系  
考諱成避地陽丘之南羅因而家焉成資厚重而志意  
宏濶以膽氣自任喜擊刺騎射勇力絕人濟南張侯部  
將馬公雄傑人也時有妹未嫁欲得壯士配一旦得公  
喜甚遂妻之且荐之張侯從候征河南以驍勇聞俄以  
病歸免因慨然念曰吾祖宗惟力農敦樸勤儉家以殷

厚一經喪亂蕩滅無幾然陰德之所以垂裕子孫者宜不可泯遂戒其子今忠顯君曰汝長矣庶可以試汝遂代吾役吾其教汝兄與汝弟務立基本以無替祖宗之緒于是敦率諸子以孝弟力作為事數歲益富饒而子孫循循有禮讓之節中統初青州李壇叛奄據濟南民竄避無所得食公自以窖粟五百斛出而賑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時田野蕭然無一夫把犁者公獨為柵自護潛種粟為他日計會親王督兵收壇適過其所公從數

人舁酒脯迎拜馬前曰野人不知忌諱聞王來敢以卮酒獻王大喜為下馬坐見其所種禾謂公曰向所經未嘗見寸苗是安得有此無乃爾所種而懼為吾兵所殘乎公叩首謝曰惟王憐之王故為久憇令兵盡度乃去禾以不損寇甫平而熟田僅數十畝而所入粟二百餘斛鄉鄰復業者皆仰食于公如取已物迨春民耕復無種公又分給之鄉人德焉廣博尊重遂為里中長者以某年某月日春秋八十有九終于家五子長曰玆次曰



玉早卒曰興即忠顯君曰珪曰信馬氏周于婦道先公卒年七十有九初忠顯君以未冠之年代其父荷戈行伍間已自奮拔不凡始戍下邳大帥一見識其可用輒以自隨會宋人入寇帥引兵赴之戰于淮安之巴泥蕩君呼躍奮擊立斃十餘人賊衆潰走因追殺其主將大捷而還帥壯君勇銳假以弓矢勉之歲己未天兵臨鄂渚君以力戰獲賜白金綿綵異等及大軍再舉從擊潭州取江寧戰于沙市畧廣西皆有殊績屢獲銀盃繒帛

之賞江南平遂入為禁旅嘗遣戍和林益蘭以勞授敦武校尉親軍百夫長尋賜銀符加授忠顯校尉仍荐賜金帛楮幣之數甚渥君沉毅寡言自信無委曲意平居斷斷如常人至臨陣對敵躍馬顧盼勇若神人凡重危必死之地衆所憚者君常請行以故多奇功及受職益恪謹自勵士卒咸畏慕焉今年春以告省冢奠掃之際泣然流涕曰吾以一卒出萬死一生叨蒙恩遇分符佩印得備宿衛之末為榮甚矣是皆祖先蔭佑所致念所

以揄揚前美者非文諸石莫可遂懇其鄉丈都君持善  
狀再拜乞銘于余義不得辭乃撫其實而論次之嗚呼  
古人謂仁者必有後今以姚氏觀之信矣蓋農為生人  
之本而其為道專固勤勤非有巧射倖得窳薄之弊矧  
能輟已利衆拯其阡危斯誠仁者矣故姚君經百戰之  
險無一撓之失卒能致身顯達忠孝並著為祖先光榮  
夫豈偶然哉銘曰

姚氏之先起于齊河亂離是遭爰徙南羅世業以農自  
食其力輟已濟衆德惟純一天有顯道曰與善人與善  
者何在忠顯君赳赳忠顯勇以為孝挺身百戰有進無  
撓羽林森嚴貔虎所環駢驅角立君超其間賜予既渥  
恩命凡再奮激厥中矢死罔愛佩符來南松梓有輝言  
念先德泣然沾衣琢石勒銘匪侈匪報以諗其嗣人惟  
永是效至元十九年十月日

賈馴昭先碑銘

積善垂統以裕後立身行道以顯親古今所重人之所

同欲也雖然善不欲有心為有心則偷偷則薄後不可裕矣名不欲以倖得倖則辟辟則辱親不可顯矣故無心之善裕後之本也自得之名顯親之實也世亦有無心之善自得之名乎吾于賈氏見之矣賈氏世為濟南鄒平人祖諱福以敦儉自尚二子長諱玆次諱友尚書君父也為人淵淳慎靜不知秤量貿易不知飲酒不知入官府見鄉鄰鬪者輒閉戶避之里有寡婦孫氏老矣以白金一鑿見託而他適踰十年歸未有請遽付其所

託鑿封識宛然婦見之驚泣再拜曰此非敢望也願分其半為謝勉而去之竟弗受嘗遇醉人遺絲純道上去無同見者獨追及與之又嘗以生組若干絢送染人既染染人以歸他日視之則絢多以十數亟往持還其人愕然悟曰此某氏組也偶不知誤忘矣微子吾惟償之耳嗚呼為善而若此夫豈有心哉裕後之本也至元辛巳六月十日念其子馴久以非辜繫詔獄不解感焉一夕卒年六十四配王氏勤儉靜順克完婦道癸巳三月

二十日年七十卒二子曰馴字致道尚書君也曰騏字顯道監濱州稅孝友有為四女長適王氏次李氏次段氏次王氏皆濟南盛族尚書君始由提刑吏陞察院轉戶部歷臺省掾為戶曹主事進中書檢校官剖繁折劇能狀表表以是擢右司都事聲望益著遷兵部員外郎時附京諸驛煩弊狼藉君為一一設法使得輕重均壹諸驛便之而君以歲秩當更驛夫數百戶遮宰相號曰若賈員外去兵部吾屬困苦死矣會成宗獵城南宰相以君見即日進授郎中官奉直大夫旌其能也踰年改工部加奉政大夫君益精敏自勵毅然以一部失得為己任不以次列介意凡百工五財之用審曲面勢之宜多寡之殊久速之程皆心規目度靡不由當吏弊無所措同僚仰成而已故太保右丞相深器重之京師始未有孔子廟至是詔有司建立并置國學丞相獨以委君君曰嘻此政化之本敢不敬成入理曹務出營廟事旦夕勤劬無風雨寒暑自其規模位置以及圻墁斲削皆

躬為指授已而構締宏麗廟學俱興首善之觀朝野瞻  
聳莫不咨嗟羨贊咸謂賈君為有功於斯文矣以朝請  
大夫進授侍郎聖天子嗣位拜工部尚書加少中大夫  
初至元間巨姦專政竊生殺柄脅制外內視臺憲善良  
如仇敵山東提刑副使李唐卿正人也巨姦奏請省臺  
雜治欲置李與數十人者於死君時小吏以連證逮繫  
者視其風旨一與所誣合而君獨以實對困辱百至不  
易姦臣使啗以利誘以官不易脅以死亦不易繫凡三

歲執如前李竟以得免大獄以解時論翕然以古人期  
君矣迄今事業方赫赫日新本基之植實此焉始嗚呼  
有名而若君夫豈倖得哉顯親之實也君今暨其弟騏  
來再拜請曰馴等不佞徒賴先德庥蔭過荷國恩罔極  
之報悼恨無所茲欲刻一石為松楸光華惟得吾子銘  
可以卒志余雅知君者乃為備言之欲知裕後顯親之  
不可苟也銘曰

九淵之流源乎濫觴百圍之本萌於毫芒其蓄者深其

發也長賈氏之善世蘊弗彰積久彌耀乃合天常孰網  
孰維陰極而陽猗歟工部實膺餘慶巨浸稽天一葦所  
抗大本既立旁礪翱翔躋貴紫微協吉黃裳臣子之職  
曷不孔揚繹繹孝思先德不忘刻辭貞珉有永其光

河南谷氏昭先碑銘

武宗繼統之四年考制旌賢頒賜封爵今般陽路總管  
谷君果之祖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追封長安郡伯祖  
妣追封長安郡太君父贈少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長

安郡侯母封長安郡太夫人君來言曰果以踈繆之質  
遭逢聖時叨沐榮幸恩隆二氏念非先德所庇其曷能  
此得先生之辭文諸石以彰不朽敢再拜以請按谷氏  
世為汴之鈞州密縣人高祖而上譜逸不可詳嘗有官  
縣令者祖郡伯君實其支系諱秀未冠時值金季亂徙  
平陽河南平乃歸資剛果英邁不羈而善于治產以是  
富饒雄一邑乃更折節樂賑施以禮義自居里中右之  
有谷半川之號屬有事襄樊兵檄驛使絡繹駢接所過

艱於供億大府知其才選署驛官以幹達稱晚節治家  
教子益嚴以法一日以貲產析諸子命之曰汝輩長矣  
其各立而家所以然者庶他日免閱墻之忿而全其同  
體之愛也母情竊易吾言春秋七十有四以至元三十  
一年甲午六月二十有五終於正寢先配司氏太君  
也壽六十二前卒越三日合祔于邑東南移山陰之原  
先塋兆次再配李氏三子長曰德即郡侯曰青曰欽皆  
司出一女李出適王氏郡侯府君為人溫讓侃侃有古

君子之風世之囊橐鉤拒機穽巧利無闕于心至大已  
酉九月四日年七十二卒配呂氏太夫人也淑婉恭慎  
本諸天性其事舅姑接夫子洽宗戚一與禮合內外無  
間言康壽享祿養宜已一子為總尹君字明之識遠器  
宏風裁峻整幼穎悟異常祖郡伯喜之曰是兒必興吾  
宗始入小學禮制節文目擊心會既長貫通羣籍學博  
而志益明志存濟物屈於施用喟曰古人以良鑿比長  
相吾其為鑿乎乃悉取方書讀之凡鑿之技術皆精故

其已疾若神名馳京師大德初近臣以鑿薦入侍成宗大見知遇詳勤忠恪行在無舍旦夕賜金錢珍貝玉帶第宅以及衣服鞍馬歲月相踵累官朝列大夫同簽太醫院事至大改元授朝散大夫廣平路總管下車以廉正惠和悉民利病噢咻戢遏得寬猛之宜又以儒學祀大成風化之源鑿學祀三皇死生所繫其崇飾獎勵尤所致力也民歌詠之滿加中議大夫遷般陽其治如廣平而聲益大妻張氏安千戶之女封長安郡夫人二子曰麟駒早卒次幼二女長適崔氏次在室夫善積則後

必裕名立則親必顯天理之常人事之難者也谷氏上世雖不概見以郡伯郡侯觀之其堂構播獲之懿繼述遠矣故總尹君之生既學未施遽齊貴近出膺重寄再殿大邦前美殊榮焜輝金石郡伯興宗之言為有見矣天理人事之合如此乎吾知其門閥之盛方隆而未已也銘曰

書載降祥易述餘慶天道冥冥厥顯龜鏡龜鏡者何谷



氏匪徵郡伯攸系邑宰是承善富不有好禮樂施才與  
用違訓子見志雍雍郡侯所履日新以天合天猗此吉  
人靈淑挺生起家之子懷實不售暨以相擬鯤化鵬博  
一昔九重有莘割烹亦惟其逢侯藩西東聲烈益大榮  
及祖禰終孝斯在松楸鬱然穹碑屹然流澤騰芳以永  
斯年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十八

元 劉敏中 撰

碑五

勅賜保定郭氏先塋碑銘

聖天子撫文明至隆之治旌德顯能康錫封爵集賢大  
學士郭貫光恩三代賜碑其塋詔臣某撰文臣劉賡書  
臣貫就篆額臣謹按國子助教于欽事狀郭氏世為保  
定清苑人高祖而上譜逸莫詳曾太父諱翼有氣尚義

以力穡為鉅族贈通奉大夫司農少卿護軍追封趙郡公金季天兵南下在所震裂寇盜橫潰公密為窟室庇親黨間出以金帛易食竟遇害配王氏追封趙郡夫人大父諱實累贈集賢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趙郡公為人剛介嘗墮兵難逃歸依蔡國武康公於滿城從徙定官至管人匠總管以卒戊辰七月十二日葬于清苑小激里之北原祔樊氏梁氏並追封趙郡夫人二子父其長也諱希泰次希奕質直不仕一女適少府監局

局使劉振父字仲偉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趙國公夙穎悟疑疑不凡受於靜直處士郝先生之門經史百家靡不洞貫與處士子國信使贈大司徒昭文館大學士潞國文忠公陵川先生伯常諸友輩結文會日相從講習以為樂視俗塵邈如也中統初元陵川貴力薦之除大都行用庫使尋以病歸至元十三年丙子復起為淮東清河軍儲倉使改杭州平準行用庫提領庚辰二月三日以疾終於杭春秋五十有八

貫迎喪歸是歲六月吉日葬于先塋兆次公生十有六年而孤輒能以起家自任養母盡孝遇弟盡受嘗營樓居或謂君有弟樓可二楹異日易分也公謝曰兄弟天倫兄有即弟有也弟六然奚謂分苟如子言已則私矣天倫可容私乎或者慚焉愛其子貫教之學購書擇師恒若不及訛之曰士之生世當為有用之儒無讀無益之書當使人求已求人其所以期焉者遠矣至其洽賓友赴急難樂施予殆嗜欲然直四達之衝人物

物所集屬河南平衣冠北渡多寓焉公無不款曲延接或資以僕馬若監察御史岳夔舜洛狀元王鶚百一遺山先王元好問裕之諸名公尤其密者也故陵川為作樓記有曰許與結納皆天下豪右魏青崖為其子作字說有曰仲偉尚氣好賢交游半天下蓋實錄云中統前青寇壇馳書幣招陵川陵川謀於公公曰世所重名與利耳若利先生學述道德傾一世奚利為若名名在朝廷山東奚取也陵川遂辭之歲未幾壇判其遠識如此

公雅無宦情中年好善彌篤以明德命其齋當赴調而南也則曰吾聞江淮文物絳盛多異人竒居吾將觀焉在杭有詩云明年咫尺歸期近便買扁舟飽載書後沒囊篋桴然所遺惟圖書數萬卷觀此其平生可知已夫人何氏淑懿勤儉婦道母儀中表矜式以元貞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有二如禘禮葬焉累贈趙國夫人子男二長即貫也次中文二長適劉某次幼亡孫男五文鼎文昂文鬲文鬲文鬲曾一貫字安道博學能文善善篆額累官由叅知政事進左丞登集賢階榮祿大夫上眷益重才猷德範歆仰一時嗚呼趙國之所以特立亢宗集賢之所以建訓顯親夫豈偶然邪古有言仁者必有後信矣銘曰

天道孔昭慶必善積王政至公顯惟在德趙國之世有源有基日峻日崇聲至響隨是生趙國前美克濟高識邁倫至行厲世希古簡俗夏然清風氣義暢洽鳳麟列從教子義方遠大是最賢良器異有售匪鴛謀謨廟堂

縉紳儀刑王音曰咨無忝爾所生九原寵封五爵斯冠  
錫銘示渥幽顯並煥人事天理孰曰不然詎爾後之人  
尚其監旃

濟南李氏先塋碑銘

李氏其先遼海人歷遼金世為宦族譜亡不可詳父諱  
英登金進士第仕為穆昆千戶守濰州令肅兵厲盜不  
敢闖其境官民賴之天兵平汴北徙尚書田侯行轉運  
山東治濟南收羅人材得公甚竒之即署公轉運經歷

官遂占籍為歷城人焉公氣量宏邁言動不凡人望而  
畏之謂其有公輔器一幕之任辨於咄嗟衆胥傍觀縮  
手褫氣時楮幣未行凡貿易皆白金公傾囊索延賓友  
相樂無虛日已而始有子年既踰耳順矣其夫人言公  
曰揮金恣燕樂誠得獨不念為幼子地乎公喟然曰人生  
各有公使子賢固當自有不賢雖鉅萬積祇益禍耳我  
縱不逮人胡能契契作老饕事處計種禍子孫耶俄邁  
疾卒春秋六十有五才與命違時論惜之用子璋貴贈

奉政大夫同知安豐路總管事駢騎尉封鄒平縣子夫  
人曹氏慈謹恭儉克相厥家後公卒追封鄒平縣君一  
子即璋至大二年己酉璋始卜地城南南郭所居之城  
隅八里七星山之陽築塋合附葬焉璋甫三歲而孤稍  
長以學問自立由轉運使累授將仕郎新附軍萬戶府  
事滿除平江總路管府知事調主江都簿入為京官左  
司同提舉遷同知泗州改泰州鹽倉監支納進奉訓大  
夫廣平鐵冶同提舉陞知六安州官奉政大夫於是有

恩贈之命延祐四年也以中順夫夫同知嘉興路總管  
府事致仕妻傅氏封鄒平縣君三子曰六十八曰六安  
曰中兒皆襁抱中順君與余同里聞余知君早以才幹  
勝人故其歷任所至有能聲有能聲有成績名馳搢紳  
間余頃款繡水璋泣涕言以孤弱之迹繆涉官塗至忝  
國恩榮及考妣三息聯慶見於暮年念非先德庇廕其  
何能此昊天之報茫乎罔極惟得勒石松楸使前美永  
聞寵光日新其殆庶幾然非先生之辭莫可敢拜以請

余惟人之家世有善不善之殊而殃慶亦類殊天理在  
焉譬諸木其本根固則其支幹必茂譬諸水其源泉浚  
則其流派必遠否則反其李氏上世雖不槩見信其善  
家也觀其尉公可知以騎尉公有大用之才弗展以沒  
詳其胡能事處計禍子孫之言所蘊可知已而所蘊之  
發觀中順君可知已嗚呼茲非天理歟騎尉公既為賢  
父中順君足為賢嗣矣繼世以往所謂枝幹之茂流派  
之遠吾見其愈加而未已也銘曰

天道冥冥若不可知揆彼人事白墨罔欺李氏之世其  
始莫悉觀騎尉公信惟善積鬱：騎尉才傑之奇晚節  
未途踟不得施放遠遣懷清白遺後堂構以大駕路是  
筵五爵顯親洽爾百祥天人不殊理則孔彰伐石勒辭  
載是徽美綿綿餘慶繼盛昌已

宋氏先塋之記

陽丘之南其鄉為錦川鄉之東南皆山山之下皆良疇  
林落遠近相屬有泉二發于田間相去僅里許清泠瀟

漫流皆北逝在西曰西平在東曰東平流在東平流之  
北涯其墻宇巋然因高而居者宋氏也宋氏名珍善余  
族弟宥因來言曰珍之先世以賢雄為漕挽居清先祖  
父忘其諱金未佩金虎符官萬戶領漕卒船五十綱從  
遷河南兵亂不知所終時先父獨與先叔祖留燕會聖  
朝親王領兵下叔祖歸之王喜賜之銀符署千夫長擊  
花帽賊於燕之水谷以戰死王以銀符授先父嗣其職  
花帽平從叔青州王分邑在淄以父忠勤有勞績乃委  
以分邑之政官於淄嘗經南濟愛其山川風土有卜居  
之志既老占籍梁鄒居未定而歿後十年珍與先兄反  
來此鄉見其所謂東平流者與其田買而居焉成先志  
也居之西北百舉武得平原為新塋乃舉祖考妣之衣  
冠遷叔祖考先考妣先兄之柩咸以禮葬焉實至元二  
十八年辛卯十二月二十七日也然未有紀述前美不  
得輝願得先生之辭刻諸石庶託不朽乃為論次之而  
系以銘文父諱德得福春秋七十四以中統元年庚申



十二月十日病卒四娶子男四人女三人始娶耿氏有女一人適李氏再娶李氏有男三人曰友曰謀住早卒曰珍女二人一適張氏一竇氏陳氏有男一人曰貴珍之仲兄也蓋氏無子珍兄友以方直服人至元甲申二月七日卒享年六十有六娶李氏子男二人曰成曰威女二人男孫二女孫五貴娶馬氏子男四人曰茂曰威曰儀曰戡女五人男孫六女孫八珍性坦曰白喜為善嘗事梁鄒以幹敏稱初築都城營太廟皆以推擇監役

有功然不樂仕其買田而居也泉之左有阜隆然而瘠始以為畝牧之所有收石者過之識其下有石可砥礪春磴厚直將購之宋氏弗許斲而視之果然乃使其子孫自為收石倍上而薄售其子孫皆能馴其教命勤劬質厚循循焉有孝悌之懿以是家益饒先民有言陰德者必有陽報今觀宋氏子孫繩繩而石出為資豈所謂陽報者歟則其祖宗而未陰德之所在可以見矣珍娶李氏子男二人田斌曰義女四人男孫五女孫二其系

冰圖之石陰云銘曰

曰

宋惟顯侯始昌于清居室既完仕亦有聲徒汴留燕生  
死世隔各當其忠為節則一逮官于淄聿來錦川是經

是營先志靡愆子孫衆多石乃發端陰德攸符天報孔

敷平流之泉淵淵其源昭先有銘諗爾後昆

案原本接梁鄒黃氏

先塋之記八字題係錯誤今刪去

### 陽丘崔氏先塋之記

崔氏本姜氏太公之孫叔乙讓國居崔邑因以為氏其

上世冀之棗強人當靖康中七世祖以水害徙陽丘遂

占籍焉世賈販致饒名于鄉里高曾祖忘其諱曾祖妣

鄧氏子五人其第五子祖考也諱泉祖妣王氏子四人

父為長諱聚天質博厚有才術在童幼遭金季亂生業

蕩裂無遺既益壯挺然以承家幹盡獨任其用本之以

信義行之以權宜而終之以勤儉孜孜焉矻矻焉規無

濟有寒暑晨夜弗懈屬江左平往來貿易湘湖間以是

致貲累鉅萬言富室無居其右家既成矣乃更詳謹和

裕以謙德自牧凡子錢知而賢者弗券貧無以償者折券不責其饑乏者恤之如不及人知德焉有子五人且老一夕感焉旦以貲產均析而畀之曰無墮而事乃從容杖屨洽親友耆耆盡東阡西陌之樂春秋八十終配趙氏耿氏五子皆趙出長曰成字國遂卒歲年七十娶李氏二子曰寧字安卿早世曰泰字祥卿原州務使第三子名榮字甫壽娶張氏施氏三子曰公緯曰公忠曰義第四子名顛字通甫娶郗氏唐氏二子曰公溥曰公

達第五子名璋字潤甫娶鄭氏房氏泥氏三子曰公勉曰公勤曰公歷榮雅與余善來以善狀請曰榮等賴祖先餘澤無所於報先生辱惠以文載諸石為楸松光華俾前美有聞後人有所循持榮等之願也為述而銘之余謂人之家世不同若其善則必隆不善則必替未始不同也洪範五福言富不言貴故家之隆莫如富而富之所止必於善也傳稱富而無驕未若好禮滿而不溢富以長守衛公子荆於其始有曰苟合少有曰苟完富

有曰苟美謂之善居室不眩於物也不膠於富也漢樊重子孫公侯奕世其原出於君子之富以是觀之富可以不善有乎崔氏抱於干戈擾攘之際曾不幾何而其先人迥拔孤起復其隆盛非夫以善繼善則其能至於爾耶嗚呼矧其昆季孝友相繼克迪先猷戶庭華腴角立雄峙其孫息楚楚焉皆以學問克家繼踵樹立內外羸二千指鬱為大族名門乃復擴報本之誠盡追遠之孝斯又善之善也歟吾見其家慶之未絕繩無已也銘

曰

崔氏之得實維姜出支衍派分厥系莫述冀以溺遷止於陽丘勤力致饒世德孔優厄于六葉玉石其燬剝極慶鍾起家有子其子維何信篤義專陶朱之能用莫我賢家既隆矣樹德逾懋優游以終八十其壽五桂並榮孫息繩繩堂構益崇乃惟善徵伐石勒辭象壞是賁恪矣後人繼善毋替

黃氏先塋記

黃氏之先世為秦安人高曾而上譜系不可考祖諱寶以丹青自業娶左氏遇金季兵亂俱失所在考諱定夙穎悟善書而大書尤勝諸為扁署者多從求之後因避兵濟南水柵壻鄒平胡氏遂遷鄒平為賈販以居且占籍焉凡貿易必損己而益人有遺忘財物者雖遠必追與之餓者乞食必致鮮整贖餘不以也慕道教朔望必齋戒脩香火瞻禮上下里中以長者稱以故聞人善士往往造焉至則欣然為餽具盡其所有而後已歲壬寅

二月十五日春秋五十有九以疾終于家公再娶胡氏徐氏胡氏癸卯四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四十有八子男二人女二人皆胡氏出也其子長曰安字安卿至元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壽四十九病卒安再娶張氏田氏皆卒其仲子曰晏字齊卿晏三娶曰張氏趙氏皆卒曰杜氏其女長適益都毛氏孫男五人女一人牛驢當佳宜哥女玉兒安之子也始余弱冠時識其仲子晏個儻尚氣節好讀書喜文辭且閑吏事常為縣吏非其好也

會東郡有巨盜出沒滋亂遠近患之朝廷命大官臨境  
 積賞徵捕久不見獲晏密以方畧誘其首惡二人手擒  
 之以獻餘衆以次而敗大官以聞朝命嘉之特授山東  
 樂鹽司吏目遷磁州都目吏官又三轉至濟南危山巡檢  
 所歷皆有成績今狀其世次行實本末踵門再拜請曰  
 晏無所以肖猥以薄宦遠遊而蹭蹬不前獨念先壠寂  
 寞大葬弗舉人子之職深懼隕缺頃卜鄒平黃山之南  
 原為新塋奉祖考妣衣冠遷考妣兄嫂之柩以二十八

年九月二十有七日咸以禮祔葬矣今誠得吾子文諸  
 石庶幾不朽幸垂憫焉且出奠告之文五百餘言反復  
 悲愴有足感人者嗚呼君誠孝矣哉乃樂為書之而系  
 以銘銘曰

不抑不揚不弛不張而福善禍淫者亦天道之常新塋  
 孔臧祖考樂康暖暖先德逮茲而彰孝哉何人危山之  
 光吾見其子孫益蕃而門閥益昌辭以表之是為梁鄒  
 之黃

東臯鄭氏新塋之記

東臯邑小而民臯其俗以好義謹禮節相尚往往多懿  
族名門其來久矣有鄭氏汝文者介其鄉秀王思哲見  
余繡江之野言曰先兄汝霖宦京師既歸泣然流涕謂  
兄汝德等曰父母尚藁殯未祔盍亟圖之於是卜其所  
購東臯郭西少南里許聶氏原闢塋域請命禮部逮祔  
刻石記焉且曰刻文當得濟南劉君辭欲就緒而先生  
奄逝今汝德等敬卜先考妣之殯暨先兄之喪以今年

十一月十七日襄事于新塋而礮石已具先生辱銘之  
非惟二親之幸而先兄之志可以慰九泉矣敢再拜以  
請按鄭氏先世南陽鳴臯人自周厲王少子友封於鄭  
始以國氏春秋末子孫散處陳宋之間而居鳴臯者不  
知其昭穆矣祖源娶改氏卒葬鳴臯父和自幼失怙恃  
遇金季亂播 永壬辰河南初下獨以一身冒百險轉  
徙而北已而有東臯之寓因贅馬氏遂占籍焉東臯人  
焉和自未冠跡弛尚氣既涉艱危乃更折節謹詳畢平

時與人接意廓然懇款明白人無不嘉愛加敬性尤慧敏好問學于國語甚習由是志益以達家益以饒旦夕以孝悌忠信勤儉教諸子無倦知所本矣嘗遇大暑昏疫窮簷為尤乃特設水暨粥遠近僅趣之逮秋始輟賴以全活者甚衆其周急樂施者類如此年七十有九以疾終實至元二十八年辛卯二月十八日也配馬氏靜淑黽勉克勤內治大德改元丁酉八月十有三日年七十四子男六人長即汝霖蚤成有父風始為拱衛更後

以軍籍從軍江南有功用帥府薦署揚州行中書省斷事官知事滿除將仕佐郎提領真州平準庫既至同僚陰移易囊橐為姦知不可止乃約割數分掌未幾為姦者敗皆逮繫獨汝霖無毫髮累以選進將仕郎泉府富藏庫使秩京七品所掌盡內幣出入澣瀾有不謹易於獲罪汝霖獨耿耿洗手就職時近臣領泉府知其能給傳理逋負浙間得楮幣十萬緡以歸公私瑩然無一錢入身近臣喜出其廐馬好鞍舁之曰以是勞汝府中榮



之會受代語人曰吾自結髮私念終必踔勵成功名效當世然命止此耳聞古人有四十挂冠者况年迫七十吾可以止矣遂歸西有先壠之議竟弗遂而歿至大元年後十一月十一日也年六十五配夫人張氏山東宣尉副使諱綱之女三男孫兒蚤卒六十胖兒皆幼二女次汝祥娶李氏皆先卒至是塋焉一子幼二女次汝德汝文汝信汝恭並以才行克家稱於鄉黨女二人皆適張氏孫男女三十人余觀鄭氏伯仲承完美之業無改前訓聿致殷盛而能內外整飭動與禮合以始終言之可謂父父子子兄凡弟弟矣銘曰

抑也必揚弛也必張北彼南陽東臯以昌作之述之既構既堂子孫蟄蟄宜爾百祥卜兆允臧樹此刻章曰惟鄭氏之阡俾永不忘

東臯田氏新塋記

東臯田淑子儀謁余繡水再拜言曰淑上世本冀之棗強人後遷濟南居鄒平之齊東鄉遂占藉鄒平自始遷

至曾祖考凡六世丘壠在馮皇慶二年癸丑淑卜地齊東邑郭西南僅一里別為塋兆以是冬十二月五日舉祖考妣之殯暨考妣之喪葬于新塋念不有旌紀其何以示遠先住儻見憫惠以文惟幸為述而銘之按王思哲所錄事狀田氏春秋齊田敬仲之裔更金宋亂譜亡自曾祖考而上行實莫究祖考失其諱性真淳以力穡自業喜讀老莊書昆弟三人公為季兄歿諸姪求異產凡田廬皆聽其所欲得獨取其下者黨黨賢之壽年六十三終至元乙酉五月也祖妣王氏大德壬寅十月五日卒年八十又一子二人長諱義字清甫淑之父也次諱信字誠甫信配某氏一子曰溶義資雅重夙有成人風東臯崔守玉以其女贅馬俄守玉卒其子元生甫時義力為擁衛以家事任于已出入營理雖涉險艱冒寒暑弗懈不數歲崔氏益饒元及冠悉以貲產付之歸與弟信相友睦奉其親孝友彌著已而家道大盛雄一邑益以慈恕恭遜自持而不一易其度是年十一月二日

年五十九以疾卒于家妣崔氏備諸道多助助前三年卒實至大庚戌八月十三日也壽四十九二子長即淑子儀其字也次日津字子方嘗讀漢史載樊重由善農稼貨至巨萬以折契止訟推美鄉邑子孫奕世相踵述益顯以大其斯為君子之富余徐而思之洪範五福富居其一是知富固人所分有然必處之以德則其福乃厚厚必至於顯且大否則反是故餘慶餘殃之說見諸易繫其理然歟今觀田氏之世殆亦重比至若厚諸姪之產濟崔氏之孤其淳誠至慮初無外假豈特折契止訟而已乎矧淑與津也克迪世範任其堂構而皆妙齡英爽雅以好義樂施予服人質諸理其至顯且大蓋無疑銘曰有分靡齊天命則然君子攸處以天合天繫田氏之世完美以厚其作其述德焉是懋如泉斯達惟川之洪如木斯榮惟棟之隆新阡爰闢樹此銘刻先美孔昭孝思罔極

欽定四庫全書

中菴集卷十九

雜著

劉彥輝字說

元 劉敏中 撰

東臯劉民之子介邑儒生智甫見余繡水其容斤斤焉  
 其辭氣侃侃焉問學曰讀書矣問年曰既冠矣已乃進  
 而言曰小子未名且未字願公終教之敢再拜以請余  
 異其秀俊而必其有輝也名之以德懋字之以彥輝懋

勉之謂也於德則可以有輝也從而告之曰子知輝乎  
珪璧以瑯琢之工而瑞軒冕玉之輝也鑑鏹以鍊冶之  
精而射日月金之輝也士君子以學行之修而昭事業  
人之輝也輝其苟然乎於傳有之曰宗族稱孝焉鄉黨  
稱弟焉非輝歟又曰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  
下之善士斯有天下之善士非輝歟又曰立身行道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非輝歟其德大者其輝遠其德小  
者其輝近故君子耻近而期遠謹小而務大嗚呼惟懼  
不能為鍊冶之金瑯琢之玉也誠能之輝其隱乎勉之  
哉延祐二年重陽前三日中菴野叟書

答寓齋問

寓齋主人問寓于中菴子中菴曰莫非寓也然惟君子  
可以言寓而衆人不知焉今吾子止一室琴瑟居左圖  
書在右古昔器物雜然前陳於以思古人考古道牖戶  
之外無闕于心吾子之寓也吾子亦嘗端居密坐周覽  
而泛觀乎天寓於運地寓于處其道以發生寓諸春以

長養寓諸夏以擊斂閉藏寓諸秋冬日月之明寓諸晝  
夜風霆雨露霜雪陰陽晦明之氣寓諸變化惟物亦然山  
寓乎止水寓乎下草木寓于植羽鱗之屬寓諸飛潛人  
之道五常寓諸無為三王寓諸仁臯夔稷契伊傳周召  
寓諸得志兼善孔孟之道不行寓諸言為萬世法顏氏  
子寓諸簞瓢夷齊寓諸蕨薇其下阮籍陶潛劉伯倫之  
徒寓諸酒孫公和寓諸佯狂李白杜甫寓諸歌詩而皆  
終身焉故曰莫非寓也吾子徐而思之是其所寓與吾

之所寓者為皆同乎不同乎不同而同乎其亦曰不同而同  
耳方其寓也偶然耶強為之耶不得不然而然耶其亦曰不  
得不然而然耳知其不得不然而然則其不同而同也審矣  
知其同也則特立兩間洞視千古而旁睨四海無羨無怵無  
怍無愧無餘無不足而吾子之樂有不可勝言者矣亦何止  
一室之內而已彼衆人者方俵俵焉眊眊焉顛酗于失得利  
害之塗求其心而不得庸暇知吾子之所為乎故曰惟君子  
可以言寓主人欣然曰大哉寓也微夫子言不聞請書之遂

書以為答寓齋問主人姓張氏燕人諱綱文季其字云

真止生士良傳

敏中讀書困於暑虐因以已意取退筆管施  
行其上以為扇用紙幘之既而取涼果勝他  
扇且又簡古輕便於閑中有甚宜者故戲為  
之傳實至元六年己巳歲也

觀虛子遊于鬻山之下文水之陽見管城子卧于塗中  
蓬髮垢體變易形迹若耻于放棄者却顧有此君其形

支離然倚戶而立褚先生在側單獨虛薄無有處所乘  
風冷然如將仙舉者觀虛子環而相之聚而戲之曰吾  
觀子三人見棄于世離群而索處者困亦久矣今吾欲  
點化子等相附為一而為器使可乎三子忻然曰謹惟  
命於是使管城子去髮聳肩下立以主把握運動以此  
君鞠躬於上兩臂輪曲相接下麗其足以屬於管城子  
之肩若將為禮有所招徠者褚先生自後橫以身掩蔽  
之為之承當容納以成就其事三子既為點化相附為

一則輕緊圓健上下互用而天然一人莫知其為向之  
三者也觀虛子熟視而笑曰是足為吾軀處矣因携之  
以行俯仰動靜惟觀虛子是聽微為指使則折腰再揖  
而清風凜然逼人世之飛蚊蒼蠅擾擾之徒皆潛而避  
去莫敢相近觀虛子大喜謂之曰爾可謂天下之最良  
者矣又以其相合而成也得止之義焉因號為真止生而  
名曰士良云士良惟惡寒具不喜見雨非是則觀虛子出  
必從以往士大夫之熟於中者見輒愛玩之惟貴家富兒  
弗顧也其後與東人齊紈西人白羽卿相遇二人素以  
紈綺自尚見士良竒古不常而賤辱之士良耻告觀虛  
子曰我以三人胥變而為他所不辭者亦庶幾因子以  
暢吾之風也今乃見辱於紈綺白面小兒心甚悔焉願  
各陳其所懷去真止士良之目而復其初觀虛子許諾  
危坐而聽之管城子曰我之上世寔為中書君厥功茂  
矣吾自毛髮時日記萬文其才鋒甚利竊嘗自謂凡今  
朝廷紀綱法度之典軍國號令符檄之言史氏紀錄之



策兵賊出入之籍其所摹畫者吾皆能為之惟其失勳  
伐故落泥塗中子不能洗濯以援我反易我於動搖之  
間而致我於非用之辱吾竊望子矣此君曰吾稟性剛  
直不變寒暑雖足根在地而氣常凌雲然每虛心待人  
人弗感其自有所存者期於風霜歲寒搖落之後以致  
吾節耳今而零丁離析亦可嘆矣吾子顧無有平安曩  
昔之間乃更曲為矯揉唯吾子小器是利甚非所以待  
君子之道也褚先生曰吾性喜方而尚白自幼下簾受  
書至於成章其行已未嘗有虧缺點染之失天下之載  
言記事以播揚四方而傳信後世者莫我若也世不我  
用為兒輩所薄故翻復無寧居偶遇子召故含糊而從  
子豈吾本心哉觀虛子聞之仰而笑俯而嘆扣管城子  
而言曰三子之所陳是矣雖然未聞道也子不見夫大  
塊之播物乎動者植者走者飛者小者大者愚者智者  
一受其成形而莫或易人見其若是也謂之固爾然而  
植者或徙之以行動者有不能以寸進飛者或失羽而

走者忽假物以高飛小者化而或大大者削而忽微愚者  
反有所成而智者或無為以終身是孰使之然哉亦其  
混淪於一氣之中忽變忽化自消自息而有以適然者  
矣夫松生於千仞之阿息之百年其大十圍人知其棟  
梁矣有為巨室者使梓人求大木梓人操斧斤以入山  
林則大木莫得有樗焉立於塗而其大適中梓人伐而  
取之山藻而文之歸以為巨室人莫知其樗也而松竟  
以遠見遺若然者果可以必其有用無用乎故凡求之  
而不獲為之而不成與不求而獲不為而成者皆時適  
然耳今以三子之才觀之則夫世之所謂高爵厚祿者  
宜取之久矣然其遇我於文水之陽也則流離羈孤子  
子中途顏色可憐而人無與為謀當是時也其亦已矣  
又豈知遇我之點化為一而且有真止之號與士良之  
名耶故三子之生而有才才而不用與今之遇我者皆  
時適然也又誰咎如悔其變已而為他則古人有為之  
者蓋范蠡為鴉夷樗里子為囊傳說為舟楫為麴蘖為

鹽梅而南郭子綦至於為死灰槁木蓋委化而居乘變而行偶所以遇留者君子不恤也况今湯火炎酷之時衆人熬熬散處逃避子等方聚而為一飄飄然發豪爽於襟袖之間使夫漢顏而發赤者仰慕其清風斯亦足矣若夫見辱於紈綺小兒則亦寒士之常無足怪者適以見彼無良而我良矣何為媿耻憤怨而自悔耶三子於是瘖不復語退而為真止生如故云贊曰真止生士良之事得之於或人其怪已甚矣然觀虛子之言契乎理故傳而藏之觀虛子姓氏未詳亦不知何許人蓋其有幻術知道者與

陽丘教諭張君贐行疏

學者必有師師有束脩之報行者必以贐贐無百鎰之辭在禮則然從古如此張伯山才優命蹇道富身貧牢落儒冠半生螢雪蕭條學館三載蕞蕞但弟子有進修之功而邑人獲矜式之益今也及瓜而代治任將歸探杜甫之囊一錢何有睠昌黎之室五鬼仍隨辦將數口

飢寒往抗窮途歲月困斯甚矣此時寧得不傷心何以  
慰之我輩惟須大開手崇儒樂施一舉兩全此而不為  
所謂無勇

明水長春觀重修三清殿募緣疏

物無不弊弊則新是名大道義有當為為必勇斯謂仁  
舍居明水鄉長春觀曰孤雲子天遊寥廓既登衆妙之門  
歲久荒涼忍視三清之宇誓將完須藉扶持大凡美  
服安居誰匪資於道廕不至傾圮倒廩何惜答於神休  
聞必欣從來毋少後謹疏

釋奠祝文

宣聖 惟王德弘乾坤道昭日月闡百聖而無爽師萬  
世而有餘常祀之尊莫能以尚敬申遺典式荐微誠尚  
饗

顏子 惟公稟上智之資造聖人之域隱居求志知命  
不憂配食先師有光祀典仰希懿德祇薦庶羞尚饗  
孟子 惟公道導王化之源救一時之弊開聖人之道破

百世之疑業雖受子思之門功不在大禹之下宜配享禮丕播休風尚饗

又釋奠祝文

宣聖 惟王道猶天之高不可階而升也德猶天之大不可指而名也百世萬世斯民賴以生也惟是菲薄所以展其敬而薦其誠也尚饗

顏子 惟公終日不言孰知其非愚簞瓢自樂孰知其弗癯惟聖人以為其殆庶哉而孟子謂之道同禹稷此

其所以于今而配食也尚饗

孟子 惟公楊墨橫流之際三綱五常幾于息矣公以浩然之氣卒闢而反諸正自聖人之道統言之公實為中興焉宜其配饗也尚饗

至元恩澤頌并序

傳曰為天惠民惟辟奉天言王者當奉天以受養其民也又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天必佑之也故聖人有天下

必以愛民為先務惻怛畏敬大明厥德是以  
民人和於下天瑞應於上而天下治矣然而乾  
溢凶歉之變亦或不免而時有之何哉蓋陰  
陽冥默之運自有定數雖天亦有所不能已  
也苟為不然則堯之水湯之旱何從而至于  
雖然聖人固知定數之不可違而憫斯民之  
寔受其害更為畏懼形於思慮約已以禳之  
多方以救之未嘗以為當然而坐視也故堯

咨訪於四岳湯自責以六事而周禮以大荒  
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  
刑是以民不失其所而灾害息天下之治固  
自若也主上以聖神文武天縱之德嗣膺丕  
緒以為凡有此民天實付任在予予其祇承  
天意勿使失性周濟厥理故自即位專以德  
教為治建官位事惟賢惟良民以不擾為靖  
賦役簡省禁網疏濶民以不蹙而裕是以風

俗大和內外無患至於禮樂文物法度典章  
凡所設施粲然大備數年之間三光順軌風  
雨寒燠各以其叙而自古䟽絕不臣之域皆  
鑿山駕海執其土物重譯而來朝咨嗟舞蹈  
願覩上國之風迺太平之光蓋周之成康漢  
之文景唐之貞觀開元不足比其隆也自至  
元六年夏所在雨水淫溢秋大蝗旱冬煖無  
雪民騷然有凍餒流移之患其七月詔遣使

決天下囚降其罪仍命戶部視郡縣民災之  
輕重減其租稅十二月復遣使發諸道轉運  
所蓄大賑貧乏至春始畢而雨天下之人同  
然一辭而交相謂曰我皇以奉天愛民既致  
太平矣今茲災異特數之一定者天亦不得  
已而我皇能已之然則我皇之恩澤所以及  
我者吾庸知其淺深厚薄哉我生何幸適遘  
今日莫不感動交喜抃舞歡慶某以草茅鄙

人猥占儒籍荷國厚恩報答無所覩此盛事  
不能默默竊述輿情作為至元恩澤頌一首  
雖不能盡揚洪休勒之金石而其所以歌詠  
聖時或可取也辭曰

惟民之初孰鞠孰育既息而繁蠢爾有欲莫好匪逸莫  
惡匪危居得則喜在失則悲既無羽毛孰禦寒暑誰有  
爪牙物汝孰取腹爾必穀身爾必裳艱哉爾生罔攸胥  
匡天生聖人俾之司牧是與是咻爾欲以足欲初弗獲

厥惟不寧既獲其欲和樂且平赫赫我朝受天景命武  
威德柔四方底定皇帝嗣服齊聖廣淵大德大業復命  
於天天有顯道民爾時保皇惟靈承於赫有造我制我  
度我規我摹周旋萬幾惟天是符官惟予能爵罔及惡  
將臣相臣赳赳諤諤曰守曰牧暨羣有司恪恭朝夕莫  
或敢私惟是百官責同事異其同伊何惟民之為皇有  
公器曰賞與刑賞疑惟重刑疑惟輕亂蘖莠芽不威而  
息民心孔洽好生之德皇咨而民未厚厥生抑末崇本



載簿其征皇咨爾民未寬其力省役休作優而不逼浩  
浩其澤優優其仁涵之如海煦之如春如天斯覆如地  
斯載民游于中莫究其大父子熙熙相寧以嘻我生固  
然其又何知至和薰融應感于上無政無愆氣類交暢  
禮制樂作國儀是新聲教旁通聿來遠人大理雲南高  
麗交趾珍怪萬殊薦我廟祀民于是觀皆曰太平誰其  
致之天子聖明皇曰匪予惟天之相匪予之相爾民是  
亮孰云此時乃有凶災旱溢螟蝗三時不開民是困乏  
無有怨色云此有數我又何感皇惟哀矜以救以禳星  
馳鳥飛冠蓋相望既決而獄水退于陸退除而租蝗自  
竄伏民猶爾難旱猶爾常乃發我帑爰啓我倉大惠一  
出民忘其困膏雨繼之萬有隨振惟時爾民有喜弗勝  
鼓舞笑歡感泣以并民有頌言我飢既病今而歡食甘  
旨斯盛民有頌言我寒莫支今而衣服單複具宜曩之  
我田燥不可治今則膏濡既耕既蒔民生不獲皇則佑  
之天災民罹皇復救之皇之恩澤決民骨髓翼戴依歸

何維其已邦以此固政以此成無儒作歌為民頌聲

天有元氣萬物以生人之有心庶事以成是心之靈則

天之經持之不回一利於貞強而不息是戒是懲迺致

其一謀然而明施于五常五常以弘統彼眾務眾務以

亨蠲照藏否曰濁曰清始茲以終立身揚名苟墮于正

遂汨其性天理既失百欲紛競乘釁而入莫之能勝罔

然如朦眩厥視聽何仁何義棄賢與聖惟利是圖不害

其命緬惟三才攸寧不病於惟君子克念克敬

章甫冠銘

并序

蓋嘗觀哀公問孔子儒服之說輒廢卷而嘆

曰甚哉禮服之不可忽而德業之不可不充

也古者聖人制禮而寓諸器器所以藏禮也

車服冠冕是已故器以明禮禮以象德德以

守器有是德也然後有是器也有是器也則

必有是德也是故君子無其德不敢服其器

服其器必思充其德使德與器交相養而不  
相悖則禮明而道尊然後可以立於世而免  
於咎矣哀公之問儒服也蓋孔子服章甫焉  
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歟殆戲之也孔子對之  
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  
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  
知儒服乃特以儒行告焉按章甫冠文儒之  
服也公西赤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

小相焉言欲冠章甫以相其宗廟會同之禮  
也郊特牲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  
夏后氏之道也而東漢志亦有委貌冠其文  
曰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也行大射於辟  
雍公卿大夫行禮者冠之則知章甫之用與  
委貌同也夫贊宗廟之事相會同之儀與行  
辟雍大射之禮非儒者之事乎故章甫得為  
文儒之服也而孔子之對云爾者當是之時

大道潰裂聖人制禮之意不可復明而世之  
小人皆爭竊君子之器而服之矣以下埒上  
以愚加賢以侈相尚以貴相高顛倒混亂恬  
不知怪然其辱及于身而殃及于家者蓋踵  
相接也於是不稱其服之譏見於詩而車澤  
人瘁之戒著於傳禮亡德散至此而極矣雖  
有德稱其服而服當其禮者孰能知之哉此  
孔子所以見戲於哀公也孔子之意以為  
問儒服而必以儒服對之則吾儒之道彼終  
莫能之也其心必且曰儒者之道如是乎則  
其辱又将不止於戲而已矣故慷慨激厲丁  
寧反復告以儒者之行聳動其心俾其悔悟  
知敬以明吾儒之道不徒在於服也故哀公  
聞之言加信行加義沒世不敢以儒為戲嗚  
呼以孔子而服儒者之服猶不免于不知者  
之戲然其聖德在躬辭色之際有足以禦之

矣後世為儒服者德固不足於聖人而其不知而戲者復或甚於哀公然則所以禦之之道宜如何哉於是作章甫冠銘以諭吾同志庶幾知禮服之不可忽而德業之不可不充也銘曰  
惟是章甫肇于殷兮名以義形章其身兮有光我我象所觀兮世人不知或賈訕兮在我而服居然安兮厥德弗克吾末如其冠兮

寓齋銘

并序

人之好有甚異者察其意之所在而好可知矣陶潛愛琴不施徽絃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潛之意在乎識趣不在乎琴而寓之琴也支道林喜畜名馬人問其故曰吾自愛其神俊道林之意在乎神俊不在乎馬而寓之馬也燕人張文季有高識悔迹自娛而惟古器古物是好貞收偽黜日得日竒客至觀

焉指示之曰此為夏為商為周此作于某代  
某歲某氏則其喜躍然如生其時觀其人親  
靈其風烈而忘其千載之下也嘻文季之意  
在乎古矣器物云乎哉則亦陶之琴道林之  
馬耳秋澗翁以寓命其齋宜矣文季徵余言  
喜為之銘銘曰  
百年之寓形之後兮千古之寓心之適兮誰能以千古  
之適而忘其百年之後者吾與之匹兮

退思亭銘為恩師作

惟聖於道不思而得吾儕何人弗慮胡獲我亭以居將  
安我身此身甚微三才是均鞅與物處倏焉萬變酬酢  
應對詎能皆善善或弗充身可安為我休我亭靜言以  
思向也所言若謀若事為得為失其非其是是邪得耶  
當復勉之失耶非耶必遽改之勉之所至滔滔莫禦改  
之所發挺挺斯舉善日以富身日以優以富以優職思  
之由行身有機思焉是繫能則為福否則為戾出而公

家入而里閭拳拳爾思其曷忽諸

竹糊扇銘二首

抱節而鞠躬括外而虛中以質素為之彌縫噫當矯揉而不失其正此所以及我者凜然惟君子之風

含糊匪子願屈曲隨所遭請君挹清風乃始知其高

紙扇銘

曲其握分木之天圓其製分竹之堅潔其面分紙之瑩言其用分物之賢得其天者吾知其不遷守其堅者亦

能於自全終乎瑩者無由而可污噫此其所以有清風之邈然也耶

樗亭銘

原注 為回紇人作

木材則伐而不材者全人賢而用而不賢者捐彼木無知材與非材者斯可與樗亭而同歸

孝子贊

元貞丙申冬之季月濟南經歷郭君澤民而

余言此郡有唐宰相郭令公之後曰惟賓字

敬輔者性篤孝其為志由身以外凡有為二親益者將無不為無不至也初其母疾百療無所效惟賓密割肌和餌食之母食之良愈後數歲母疾復作劇甚醫視之皆拱揖而退于時惟賓知割肌已疾非典教所與乃獨齋戒泣涕致禱天地鬼神俄復獲勿藥之喜由是約以歲之終始起十二月一日盡于正月之晦夜於庭中潔衣冠炷香仰天再拜以二親康寧壽考為禱歲以為常如是者餘三十年而二親皆年踰八襄神明不少衰蓋孝感之驗如此然其家素貧惟賓又能黽勉終理使無匱乏凡甘旨之奉承事之節必皆適二親嗜好愛惡無不如意至元甲午有司以詔格狀其行于朝已而命下復其役旌其門閭遠近翕然慕而化之明年其父卒蓋八十又六矣惟賓痛絕哀毀幾至滅性以母故不得居



墓側旦性哭諸墓返而慰其母羸疾不恤也  
於是惟賓之孝益著以聞顧所示後者非言  
莫可吾子能無意乎乃為贊云

大哉孝乎萬化所根地紐天樞括乎人倫益能不必學  
而致不得教而馴內不言於其利外不期於有聞乃當  
然固有之至理均一氣之絢緼蚩蚩者民或已或存聖  
人以是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使不至於散朴而醜  
醇亦何憚夫表異之懇懇牽導之勤勤偉乎惟賓其孝

惟純出入動靜燠寒晨昏百為一念而惟吾親定省清  
溫甘旨日新第致其樂孰知其貧二親愉愉偕軼八旬  
忻忻畢應惟孝感神擴兮天恩爾訪爾詢旌于而門復  
于而身俾觀者行之載躍載忻與夫穎考叔之錫類伊  
不狹而孔殷豈期天隕慟徹九原返以母慰里閭悲辛  
偉乎惟賓汝南之裔汾陽之孫遥遥世芬不乏其人吐  
君誠為孝子矣遺澤餘烈之所發役當復有名節凜凜  
忠義報國之臣乎

慵齋贊

至元甲申閏月余以事乘傳至林棠謁教授  
朱景文先生因詢其士大夫之賢者先生曰  
此邦之賢者衆矣文章某德行某文而才者  
某有和君者所居曰慵齋自號曰懶翁是益  
賢矣余竊疑焉曰由聖人至於衆人雖其事  
業大小之不同而其所有不得不同者蓋亦  
曰勤而已矣今獨曰慵豈理也哉是必自棄  
人也何賢乎翌日先生與諸君偕來指而謂  
余曰此某也此某也揖與之坐徐叩而觀之  
則儀狀嶷嶷然辭氣蔚蔚然凜凜乎有不可  
近者嗚呼信乎其皆賢矣其所謂慵齋者蓋  
亦不敢疑已居數日始盡得慵齋之為人乃  
嘆曰是誠賢者歟然則慵而疑之者名也非  
實也其自誣也賢而稱之者實也非名也其  
自晦也夫不求其實而疑其名可乎哉於是

表其實而為之贊曰

謂子非慵歟則名之屋廬稱其里閭不耕不蠶而匪陶  
匪漁偃蹇翫骸與世闊踈或捫虱負暄而膚垢滿瓜或  
脫巾對客而醉髮不梳袖手而處蓬蔦塞戶而不理展  
足而卧水火及身而弗趨漢焉而倦鳥歸雲兀然而槁  
木朽株盖未嘗致一念於衣食之計况富貴與名譽此  
雖有天下之至懶吾知其子之不如謂子為慵歟則耽  
詩悅書憎俗好儒外若不足而內寔有餘乍辯乍訥若  
智若愚徒見其家人嗃嗃弟子渠渠雖鄙天與儂子薰  
其德而善良者不知其幾人莫不致敬愛以交孚故知  
夫分別義理無遺錙銖作為文章優于楷模若是而子  
謂慵者吾恐子誣雖然吾亦知子者是不以天下之所  
利者而以易吾之性不以天下之所患者而以毒吾之  
軀知珍異難售故寧懷珠於布襦知薰沐之非榮故寧  
曳尾於泥塗是將潛聲匿耀以自逃夫一世之外而以  
全其天者乎吁亦賢矣夫

卷十九  
叅政張公先世行狀

大德改年之春今叅知政事張公由僉江浙行省入中書既五閱歲告其邑人劉某曰某以一介之微猥緣遭際荷國厚恩祿寵之來皆出望外緬惟祖先之所以勗躬壽後者無所顯明用戚于厥心今將求大人先生文之貞珉為松楸九泉之慰吾子吾鄉曲也宜為我狀其所以然乎乃取公之所紀暨敏中之所見聞者備書之立言者可以考焉張氏世為濟南章丘人去邑鄆東南十里而近長白之麓繡之東壩喬林間錯廣原如繪其鄉曰錦川者乃其居也遠祖諱汝礪有子曰義通而譜逸世次莫詳五世祖諱九思性朴實不事紛華用是家道浸隆以今朝普恩官進義校尉高祖諱安上有孝友之行配喬氏四子鐸鑑鉉銳鐸之子曰瑾鑑鉉皆再世弗嗣銳即公之曾祖也為人謙謹操行如前人配孫氏三子長曰侁次曰仲季曰仲季則公之大父也皆嘗入粟佐軍興授進義校尉屬金末之亂所在惡少羣起為

盜以張之饒於財且易其不武也屢剽劫之伯祖侁竟  
遇害次伯祖伸獨以得所依附而免大父蓋幾不免虎  
口者數矣至首體無完膚由是避地遷徙無常處國初  
東州甫平亟挈家還故墟而丘壠宛然乃率諸子力穡  
為久遠計張氏之興實始于此嘗指其所傷痕示諸子  
曰始吾家以謹厚勤儉致饒而且猶名此况不義之積  
乎財閭不必多而謹厚勤儉不可一日輟也汝輩宜誌  
之會子琛從軍平河南凡所招來後屬之人即送之家

大父憐之悉為之區處存撫俾各得其所而後已其俘  
獲男女皆配為良人使自便其治家尚嚴內外肅然方  
生理未就緒即置黌舍廩師儒于家踰二十年不廢里  
中子弟亦知相率就學土俗由之一變故質而有為仁  
而有量皆性之所自出鄉人敬焉享年七十有一而歿  
配喬氏早卒再娶李氏五子長曰琮仲曰玘喬出也次  
寶次珍次瑞李出也其仲為公之父生長亂離間蓋嘗  
嬰多難而濟屯執賤役以幹蠱矧兄亡弟幼百責是萃

攻苦食淡以循所天其志行之卓異槩可見矣既素履艱辛尤尚節儉獨為子收書不厭雖甚貴不計其直至或輟用以酬見其子好學從文士游喜曰吾生不遇時常以不得讀書為恨爾今若是吾無恨矣每炷香書厨前拜曰聖賢在此敢不敬乎其樂善又如此至元乙亥八月四日以疾終于家年六十有六妣齊氏內行純備戚踈無間言卒年七十有九寔元貞丙申十月十有二日也三子長曰澄次曰斯和皆不仕季曰斯立叅政公

也公之顯自行臺監察御史歷行省員外郎郎中戶部侍郎叅議中書省事戶部尚書僉江浙行省事官稱望隆遂叅大政而且夙夜祇畏先德是思得立身揚名之義可謂孝矣初其幼也穎悟絕人日記數千言不忌及為山東憲司掾益力學務為無所不窺而氣興義集志以學廣積于中形于外而人或未知知之或未盡也時我先人隱居濟南一日見公與之言驚謂公曰我常往來吾鄉覽其山川秀異謂宜有通博俊偉任重之才為

盛時大用者生于其間求之蓋二十年未見其人以今  
觀子子其是乎願子勉之聞者皆知敬公矣距今又三  
十年而竟如其言某獨悲先人之不得見也竊嘗思之  
傳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所謂慶者豈非其有子孫  
而才且賢歟而才賢之生又非偶然其必待夫山川靈  
異之氣蘊蓄融液後為之歟山川靈異之氣蘊蓄融液  
而生夫才與賢也又恒必在於積善之家也歟嗚呼今  
以張氏之始終觀之猶信謹狀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二十

墓銘

元 劉敏中 撰

贈奉訓大夫飛騎尉渤海縣男賀公墓道碑銘

先皇帝至大三年庚戌封爵制行公以子復貴贈奉訓  
大夫飛騎尉渤海男又六年復來以公善狀泣涕言曰  
先府君之卒以忌弗克葬今敬卜以是年七月二十有  
七日癸酉舉其殯暨先太君之柩合祔於新塋兆次念

墓道有銘公誠以鄉曲之故見惠惟幸敢再拜以請按公諱延壽姓賀氏濟南陽丘人其遠祖家思州後遷濟陽縣北十五里立塋其旁高祖之歿別葬於塋之南十里為新塋自始遷逮公蓋九世矣遇金季亂譜亡自高祖而上字諱無所得五世祖登奎進士第一子即高祖有子五人其長為曾祖諱廣三字祖其季也諱寬一子是為父諱成母霍氏子男二女四男公為長次未名娶妻李氏早卒女適李氏杜氏馬氏呂氏公為人誠慤敦

敏讀書通大義而於禮節獨謹故孝弟之懿稱於宗黨信義之寔洽於友朋兄以知數為機術以侈靡相誇詡者公視之蔑如也逮晚歲其子仕益達猶日諄諄焉以廉勤忠貞戒之如未仕時其務遠大蓋如此春秋八十有三以大德十年丙午十二月九日卒於家配崔氏賢淑惠慈兄諧內治壽年七十六先卒寔四年庚子四月七日也贈渤海縣太君子男三人女四人女長適劉氏次李氏次吳氏次高氏男長日祥穎悟好學尤工書補



縣軍鄂勒吏卒年二十有三矣娶冀氏先卒無子次即復字亨甫沉毅有俊才其學以儒吏並濟南總府掾歷宣閫秋官省府至中書左曹除承務郎禮部主事陞奉訓大夫京畿都漕運判官時則有渤海恩贈之命滿轉徽政院都事加奉政大夫先娶侯氏卒再娶劉氏封渤海縣君次日德高安縣主簿娶張氏男孫四人長曰元泰復之子從仕即果木市大使娶王氏次科爾烏瑪喇圖噶爾德之子皆幼女孫四人長適王氏元泰母弟次適崔

氏次稱心次金鞍皆未行科爾同出曾孫男餘慶女玗境元泰子也夫力穡則有秋積善則餘慶事之正理之常也穡力矣而秋弗獲善積矣而慶弗至事之正理之變也君子不以變而易其正而其所謂常焉者固在也公生當九世而下屬多難之餘其所以特身接物奉先迪後者勤劬黽勉無適而非其當既其老也年躋上壽及其子之顯其沒也恩爵五等彰其祖之德孫息繩繩而門閥益高理之常不在於此乎嗚呼公可謂不易其正

賀本姜姓慶父之裔源遠派分顯晦罔世偉惟渤海身  
以善成義著德揚家用以興子訓克遵鴛鴦是造榮養  
衍衍既康而壽恤之華寔賁九泉載銘麗石奚千萬  
年

東臯王氏新塋碣銘

王氏始居河南永州為大姓曾高而上譜逸無所考祖  
諱存娶陳氏孟氏子男三人女二人男皆孟出曰瑋曰

璋曰瓊存與陳氏繼以疾歿而葬於永歲壬辰天兵下  
河南瑋兄弟三人奉孟氏踰河而北彷徨濟岱之間困  
止東臯而占籍焉孟氏内外夷險備諸婦道年五十三  
卒瑋為人倜儻有幹局嘗為永城吏屬河南甫定分兵  
戍永主師知瑋能權署永城丞行縣事既北遷用山東  
行省命為案牘官領東臯青城稅尋筦濟南六處稅以  
卒壽五十有一初既居東臯而來集者益眾皆患乏葬  
地乃與二弟謀買南郭田從之葬逮今凡七十年葬無

慮數百丘而地猶有餘其為氣義槩可見娶丁氏李氏  
四子長曰國東舉稅使次國才鄂勒百夫長次國寧以  
純德自晦次國安東舉稅使女一人適李氏璋尤孝友  
既遭喪亂人剝鬻草木以活璋左右奉其母百計未始  
乏粒食嘗他適聞兄璋當從軍遽還謁軍師曰我兄懦  
不堪役請以身代帥竒而許之從徵淮西會糧絕士  
相顧欲亡璋謂衆曰今亡亦死矣姑待之乃猶仗刃向  
山中俄俘一人同負來而還衆賴以輯帥嘉其能署以

帳下之職師還居數歲家益富饒及疾革召其諸子曰  
凡諸負券盡焚之僅六人悉縱之言訖而逝不瞑衆曰  
豈以券乎取而焚之乃瞑年六十有六娶樂氏曹氏李  
氏四子曰師立師獻師真師友女四人適孫氏張氏劉氏  
高氏瓊善居室以恭儉自處在昆弟無間言行高潔不  
屑豪貴其就義樂施予猶飢渴然宗黨賢之卒年八十  
有三先贅劉氏卿先生解元君之子也有女三人適陳  
氏張氏孫氏再娶鄭氏有男一人曰思哲生十有三年

而孤今甫冠矣能表自見好學有文章嘗從余遊來以  
先世狀見余京師請曰思哲家世永人祖先之葬於  
永者既不可遷矣頃與凡國寧輩協謀共力購地東  
臯之東南六里廣平之原為新塋敬舉祖考暨祖妣陳  
氏之衣冠及自祖妣孟氏伯考妣而下歿於東臯而未  
葬者咸以禮遷祔焉寔大德甲辰夏五月九日也然而  
未有旌紀念無以昭先示後先生辱銘之石王氏存歿  
惟幸嗚呼創始者期可繼奉先者思不忘人倫之懿名  
教之大者也觀王氏伯叔雖未大顯皆能以才氣行義  
濟艱難成聲名為可繼者矣國寧思哲輩皆昂志立身  
修葬祭之禮擴追述之孝為不忘者矣是宜銘銘曰

永巢既危三雛嗷嗷聯翩北征母氏劬勞載翔載集爰  
集東臯拮据卒瘞于茅于絢我室既完我廩既膏或墳  
或麓有美是韜開爾嗣人惟士之髦新阡乃闢慰彼  
蒿塚石刊辭過者所褒慶由善積門閤其高

故東陽陳公墓道銘

公諱仲文字輔之姓陳氏其先榮澤人曾大父諱舉宋  
宰相堯叟六世孫大父諱德皆以善行重於鄉里父諱  
樞壬辰天兵取汴失所往公北從至恩樂其風土遂占  
籍為恩人焉資博敏有為善於治產數歲家益饒雖巨  
室無出其右而常歔然不以富自有每一念及其父輒  
痛泣不已其事叔考一起居一飲食唯謹曰吾不得事  
吾父而可以怠吾叔嘗言人之有族屬猶木之有枝葉  
也其枝則異其本則同骨肉之愛而忍忘乎凡同宗窮

乏無踈密必周之困甚者館於家若鄉閭若羈旅寒者  
必燠之衣餒者必飫之食至若引義推財援患難又所  
樂為者屬歲艱民饑發積廩以賑其子錢無以償皆燬  
其券不責士有厄於進取必原資之賴以成名者甚衆  
家儲書萬卷闢館延師儒教諸子學聞子孫有過輒對  
案不食需其悔懼身謝始假辭色喻以臣子忠孝之義  
勗其所立孫守諒除僉湖南按察事謁行戒之曰風憲  
之責在於別黑白振紀綱正已而正人者也而或私愛

憎害公道咎必及身殃必及家如報國何勉之哉里中  
化之咸知敬畏以為矜式至元戊辰遊京師止春臺坊  
為寧壽堂以居所接皆天下士車騎日夕滿門若翰林  
承旨王鹿菴學士李野齊閻靜軒諸名公尤其密者也  
高德令聞一時人翕然傾之逾十年歸年八十一以疾  
終於正寢寔二十七年庚寅六月六日也是歲九月十  
五日葬於州西高唐武城德化鄉之原配梁氏前卒至  
是祔馬梁氏汴之中牟宦族淑婉備婦道秉內政嚴而  
有法闔門幾二千指無敢違志生子五人履謙制授承  
務郎景監使好學廉於官守曰讓蚤世曰議從仕即上都  
永盈倉監篤於孝悌以親老歸養不復仕曰天祥承務  
郎壽春府判官喜讀書以氣節頡頏公卿間名數籍甚  
曰謙累官奉議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所  
歷以政績聞男孫十七人曰守政守信守敬守諒僉憲  
也今為茶陵知州守忠守禮守榮守智守約守誠守道  
守恭守理守中由得平尉擢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司

照磨官守能守善守靜女孫八人長適馬氏次吳氏次  
趙氏次韓氏皆盛族餘未行曾孫男女三十七人守中  
階其友員子嘉來言曩歲先人御史譔將勒石先祖  
暮道既謁翰林編修陳觀狀其行寔乃曰其文須得濟  
南劉先生辭會按事雲南不幸以歿守中痛心疾首無  
置寢食先生不惜一援筆勞見惠則先祖為不朽而先  
人之遺恨為可以釋矣予嘗以朝命至恩時御史君為  
州判官悉其廉正因與交甚款故請不可辭銘曰

蚩蚩者氓生則罕遂猗歟德人五福乃備其德維何孝  
敬是基所怙不天慘孰此遺叔兮我哀致樂則一我宗  
孔邇胡忍勿恤教子事君善富若雲傾我橐囊急爾溺  
焚見餒而食遇寒而衣折券發廩歲珍以濟才傑不伸  
假其翼飛名勝還來中情與依英華外煥非玉為寶無  
愧無怍康樂壽考子孫承承餘慶有光載銘麗石百世  
不忘

東臯起然子張君墓道銘

延祐二年秋八月十有九日東臯張超然直卿將葬其子仲以君善狀屬邑士王思哲夏克已來以瑣銘請辭曰知先人者莫若公孤仲等敢泣血俟命余既哭嘆曰古人有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道賞音之難也始者直卿與余邂逅於濟南氣一語合是後於京師於繡江會益數交益密逮茲幾三十年矣或以其密也曰是殆有以相資耳嗚呼余之心直卿知之直卿之心余知之吾兩人之交天知之或者之謂為知乎為不知乎君已矣可以不銘乎嗚呼余非斯人之銘而誰銘君諱直直卿其字也姓張氏自號超然子其先密人逮先考府君徙齊東家焉高祖考諱善曾祖考諱青皆力穡自晦考諱志端以克嗣先業致饒金季亂能保衆攘難鄉曲賴之後嘗以燕臺行省辟為濟南濱棣益都東平等路諸色匠總管一日正衣冠危坐召君戒曰我張氏世以勤儉聞汝毋驕吝隳爾家言已而逝妣王氏兄諱正字正卿早世君為人神宇明偉識度淵曠居常寡言若訥而黑白



辨於中銖髮不遺讀書取寔用不溺章句尤習司馬氏  
通鑑皆手錄成帙闢館延師儒教諸子學雅嗜鼓琴時  
時獨以古意自娛今東臯弦誦之風形於里閭君寔倡  
之也其居產一以先訓從事雖益完美未始有滿溢色  
至其樂施予猶嗜欲然邑中營孔子廟君躍然起敬輟  
資為多兼喜繕修凡規制皆已出故其居地峻整麗雅  
而初無夸詡意有樓焉扁曰起然因自號之其趣向  
可知已及疾諸子以醫藥進皆却之曰人生修短有命

吾之命已矣醫奚能為竟卒春秋六十以是歲九月二  
十有五日葬於城東二十里伊氏莊之原先塋北次配  
王氏李氏子五人皆學問有立長即仲次陞尚服院宣  
使次俊次倘次儼孫男二皆幼女三在室余唯君平生  
正不苟合義不苟得挺然而特立無吝嗇侵凌之悔無  
佞諛汙敗之辱死生之際弗懼弗惑噫斯亦難能矣古  
之所謂富而好禮篤於信道其無所愧焉銘曰

毅正剛明其得也天樂天不夏其歸也全世所羨怵胡

不永年跖壽顏夭於誰取焉麗牲有石我銘是鐫匪我  
辭溢惟君之賢

儒醫衛君墓道銘

吾鄉章丘有良醫焉曰衛君諱瓊字唐卿唐卿之父曰  
真字顯道顯道之父曰琛琛之父曰安安之父曰大用  
由大用而上又再世皆以醫相承有鼓梁宋問在宋世  
嘗為翰林醫官大用於君為高祖屬宋靖康南遷避地  
來濟南居章丘之延安鎮曾祖樂周急金明昌間大疫

煮藥以濟危篤裹飯以哺貧餓賴以生全者甚衆祖為  
人寬厚長者以儒醫稱父顯道資淳雅識慮通明尤邃  
於針刺且兼長諸家不專一能患家有以金銀首裝至  
者却而藥之著為後法四世皆享年耆耄高祖妣裴氏  
曾祖妣李氏祖妣王氏妣高氏皆附葬延安君孝友尚  
氣義警悟軼倫自未冠醫經儒籍徃徃成誦謹交游如  
故國子助教智納齊淳安縣尹潘君美輩皆一時才傑  
日與之徃返故其識益明而其學益富也章丘為濟南

王分邑君之凡璫仕王卽以醫幸至元丙子璫携君入見王悅之俾侍側貳其兄醫君精壹恭慎藥反疾已以是春遇日隆王之戚屬傳相而下尤所加重既久長然自咎曰我兄弟二人誠荷王德如母養何兄固不可辭責在我矣遂謝歸而母氏明慧嚴內治先意承旨一無或違闢居第理園墅收羣書諫諸子講肄慈愛熙熙然家道益盛俄遘疾卒寔大德癸卯閏五月十有九日越三日殯於新塋之原壽年五十九日配馬氏次陳氏皆

前卒後配吳氏子五人克柔克敬克直克剛克簡克柔克剛前卒餘並以儒世其業女二適同鄉盛族孫氏翟氏男孫十三女孫四君歿之十有二年克敬持里儒傳澄所為狀泣謂余曰今將舉先人及二母之殯合附塋城墓道當有銘敢再拜請惟衛氏以醫傳家逮君及其子蓋八世矣君之視疾切脉必詳投劑必審不求立捷駭俗第務輔其氣俟其復視不可為雖酬以原利無妄發也平居接賓親懇毅䟽達杯酒拳拳忘倦薦寵下輩

開發學者無不殫其誠嗚呼異時潘智兩君皆余之  
信友而君於其間尤所致愛也蓋嘗謂君才氣之稟諸  
天者其所恢展輝赫不止於醫而竟不遂惜哉銘曰  
惟醫之能與相並傳苟曰活人其理一焉觀彼良相功  
利孔碩簪貂繩繩為羨為惜猗君之世世於業醫奕奕  
相承蓋惟善基善之孔昭繫後之俟逮茲八傳百世可  
至儲休侈美鍾美於君君不其顯天道奚云源之不過  
顯不可必勗爾來者視屯銘刻

厭次郭氏碣銘

郭氏之先世為淄川人後徙於棣州之厭次諱德祿者  
第金進士甲科更顯宦德祿生繼祖今朝列大夫濟南  
萊蕪等處鉄冶提舉田君用之之外祖也性冲澹遠於  
問學屬金季喪亂嘆曰我祖宗以來世以孝義安分為  
傳之之法矧罹茲艱難吾又何求耶乃韜戢散輝以道  
自隱且老無子惟一女謂其妻要氏曰吾世顧如此已  
矣吾誰託乃去而為浮屠居其邑之三學寺春秋七十

有三卒葬寺塋寔中統元年十二月十八日賈氏自始  
嫁至於終身甘苦緩急無失婦道以至元十四年三月  
一日終年九十九葬於厭次東四里守信鄉之原初繼  
祖與賈氏以其女賢淑欲為得佳婿故用之之父贅焉  
有甥五男子曰可寔可德可宜可道可久皆有祿仕六  
女可宜朝列君也曩在省臺與余有一日之雅今來請  
曰吾母召可宜泣涕言曰每堂歲時薦享獨我祖禰無有  
郭姓一男子執杯水奠者吾痛之欲無生今汝曹被青

紫食祿蕃衍若是固汝田宗之慶寔惟我郭氏出也而  
無寧思所報耶第可刻一石置我母墓前使世知有郭  
氏者耳使汝曹子孫得以不忘吾志願畢矣可宜恐懼  
奔走今礮石已具念所以大慰母心者吾子銘之寔宜  
以是敢請余為古人有言天道與善人仁者必有後不  
易之理也然四海之內百年之間察其家世陵智胤嗣混  
絕者殆不可勝紀矣必以善惡論之有如蔡中郎揚雄  
鄧伯道之徒天果不善歟由是言之蓋其有幸有不幸

與天理之不可盡者數存乎其間耳嗚呼郭氏之世其亦不幸者與余既悲郭氏之不幸又感用之之母之孝而用之克成其志也於是乎銘銘曰  
善人之世顧乃息耶天道悠悠於誰質耶孝女孔悲惟疾其首婉兮甥兮何以慰母我銘於石偕美無窮孰謂女子而不克宗

故山東轉運詳議魏公墓誌銘

公諱信字識之姓魏氏世為章丘人父諱祥仕為山東

行省員外郎六子公其長也少端慤有志略年未冠卓然以家事自任員外郎君一不顧問既長通群書尤精吏事歲癸丑濟南張侯聞其賢辟為濰監司判官尋改諸軍鄂勒府知事中統改元轉濟南路總管府知事三年李壇叛青州兵逼濟南張侯度不可禦率左右出迎王師有持兩端者止公勿行公叱之曰汝等將棄順從賊乎吾不忍為也獨舍其親族五百指不顧而去賊果據濟南三月天兵圍之時軍中迫須大帥盡倚張侯公為

悉力營辦無一闕乏賊平遷濱濼兩監司提舉至元元年以才望為山東東路廉訪府詳議官明年八月十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五十子男六人皆有文行女五人始娶夫人張氏貞靜婉淑婦道克周先公卒寔壬子歲八月三日也春秋三十有六有男五人長曰璧次曰珪曰璋曰雲翼曰有翼女二人再娶夫人王氏有男一人曰伯翼女三人伯翼生八日而公逝夫人鞠養幼孤勵節自守逮今垂三十年雖困苦益堅公平生持身有方治家以嚴接昆弟親友敦而能愛居官莅事公而能忠於子道尤盡青冠之捷濟南也近郊丘塚多所殘毀公泣謂張侯曰我父母殯寔邇東郊得一速往視之公之賜也侯遣兵護公以往至則二殯果已發矣公號慟殯絕捨遣骸土中裹負徒跣夜走百餘里歸厝於祖塋而還初母夫王氏瘍發乳間潰苦劇甚公每吮而舐之晝夜侍側衣不解帶者數月母竟以是終公哀毀幾呈滅性父先卒皆終喪三年其篤孝如此一日其仲子珪

告其外弟劉敏中曰吾父母尚異殯今倍直購地以廣  
祖塋為石室塋之左方卜以今年十二月癸酉合葬吾  
聞葬必有銘子於吾父甥也子盍銘舅乃泣而銘之銘  
曰  
昭乎其公龐乎其容移孝而忠無間始終何年之不遐  
而祿之不豐唯昌其子孫天理乃通有石斯穹有封斯  
崇茲唯公之宮祀以不窮

齊河縣尹李公墓銘

公諱忠姓李氏字直卿先世泰安長清人譜逸無所攷  
公生警悟儀觀雄偉既長涉經史善騎射以義氣自尚  
厲金季板蕩挺身操戈佐東平侯嚴武惠公壁青崖以  
活遺民天兵下河朔從武惠率所部謁大帥軍門帥承制  
加拜武惠行尚書省事僚屬從所辟署公署百夫長攝  
千夫長事武惠四出攻取公必從所向有功壬辰以勞  
授武節將軍齊河縣尹時兵後民極困弊公撫摩教育  
咸盡規制已而境內富安大治縣有小十四鄉亂中陷於



歷城公辦諸濟南遷歸之丁酉妖人李佛見扇黨未攻  
禦諸月河之西公一失矢斃其號都統范姓者賊潰奔長  
清追及大敗之妖人以縛丙午改尹在平尋又改武城  
治皆有報他縣民有訟於行省者必檄公決之才用可  
知已武惠薨其子襲爵錄舊人以公宜齊河民俾再尹  
之至元七年庚午六月十有一日卒於齊河私第之正  
寢享年八十有一比斂蠅不敢近咸謂公威嚴遏惡之  
應秋八月二十日葬於南一保和平鄉之新塋夫人張

氏次王氏皆先卒至是祔焉一子曰智主出也孫男二  
人女一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公之疾革也召家人謂  
之曰始吾未有子養子信寔襲百夫長今異產當與智  
均毋俾我有私子之嫌又曰僮張翰力久其即民之言  
意而逝子智才勇過人尤習國朝語中就二年代信為  
百夫長戊子開明年平青寇第功居右尋攝千夫長從攻  
宋樊城渡江戰呂城焦山取常州所至先登凡擒將三  
人獲戰艦一宋平最功授忠顯校尉管軍總把戊平江

至元十三年五月一日卒於軍春秋三十有九其年十  
二月十有二日歸葬於先公兆次娶周氏生男二曰榮  
祖顯祖女一以適劉泊榮祖有英概襲父官既而以養  
母遜其位於弟之子寔娶朱氏一子曰秀二女顯祖娶  
胡氏一子寔也周氏既寡雖免喪如初喪以為常鞠二  
子慈而嚴事其姑至九十承順無一日怠喪祭亦如之  
有司聞上命下以節婦旌其門一日戒二子曰吾益老  
獨念汝祖勲德日遠日忘亟宜勒石墓道汝父固當得附  
書使子孫繼繼有所依循我瞑目無憾矣榮祖恐懼持  
濟南智文昂所為狀來謁文余觀齊河公以孤特乘時  
起家其事業既表表可紀其子復能以忠烈繼之矧婦  
以貞節顯而孫以孝讓稱嗚呼公之所以貽後者遠矣  
乃備書而為之銘銘曰

行制於義義蓄其氣全性之天桓桓其武奮彼戎旅從  
時之權禍亂既息務惟寧謐百里是專鄙化頑革民樂公  
德載歌載弦爰及於嗣克繼其志鼓烈蔚然惟節惟讓

邑里之望源浚乃川刻辭表墓以永芳譽識者監旃

...

...

...

...

...

...

...



